

少年史地叢書

羅馬小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少年史地叢書

羅馬小史

高仲洽
顧德隆
滕柱校
訂述

商務印書館發行

Young Men'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eries

ROME

Translated By

KAO CHUNG HSIA

Edited by

T. L. KU AND TENG CHU, B. Sc.

1st ed., Sept., 1925

2d. ed., Dec., 1926

Price: 2.0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初版
五年十二月再版

少年史
地叢書
羅馬小史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述者 高仲洽

校訂者 滕顯德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羅馬小史

目錄

第一章	衆城之王	一
第二章	羅馬孩童時代的故事	七
第三章	爲自由而戰	一八
第四章	羅馬的軍隊	二五
第五章	羅馬的海軍	四〇
第六章	探訪基督誕生前七一年時的羅馬旅程	四八
第七章	拜訪羅馬住屋及城市	五八
第八章	凱旋典禮	七四
第九章	競技大戲場	八三

第十章 科羅薩競技場……………九二

第十一章 羅馬強大的原因……………一〇四

羅馬小史

第一章 衆城之王

長靴式地形的意大利的西邊（就是前脰骨那一邊），半途裏穿過一條不甚大但流得很急的河流。這道河流發源於意大利的中區山脈，叫做亞平寧山（Apennines）或亞不路息山（Abruzzi）；在山谷裏蜿蜒一會，流過了二十五英里的平原，方始進西地中海（也常稱爲替里尼海 Tyrrhene Sea）。這河流的東南兩方，倚着亞平寧山坡中間的一片平原；從前有一時代，會爲幾個同源異種的民族所住。這些民族的名稱是安布立亞（Umbrian），舍拜因斯（Sabines），薩謨奈（Samnites），和拉丁（Latins）。舍拜因斯和薩謨奈安布立亞這幾種人，大概都是山居的人民，而拉丁人則佔據著河流南邊山和海間的平原。在這平原和河流的北邊，有數伊特喇斯坎（Etruscans）民族的城，這個民族本來不是屬於意大利的，但在極早的時候，已遷移到這個地

方，所以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從那裏來的。在這拉丁平原的南方，有幾個坎佩尼亞（*Campania*）的城市，他們是希臘殖民所建設的，所以意大利的這一部分，也稱爲大希臘（*Magna Graecia*）。

這樣看起來，拉丁人和他們的隣人安布立亞，舍拜因斯和薩謨奈人等，豈不是給兩個異種的人民夾在中間；而拉丁人住在平原裏，格外有這好亂嗜戰的伊特喇斯坎人侵入的危險嗎？在河流的西南，拉丁平原的中心，有一座高約三千尺的已熄了的火山，叫做阿爾班山（*Alban Mount*），正好做他們一個絕妙的天然城堡；所以他們最重要的城，叫做阿爾巴隆伽（*Alba Longa*），就建築在這山邊上。但不久他們便覺得在河流的岸上，須有一座堅壘，防阻伊特喇斯坎人過河；所以他們便派一隊探險家，去找一個適宜於這用處的地方，去估據着。

沿着河離河口大約二十英里光景，這些探險家找到一簇的小山——數目雖有七個，但只有三座是重要的，——都靠着河岸上，大約有一百六十英尺高。在河流的中心，有一座小島；這島如果不去估據他，將來伊特喇斯坎人渡河很可借助於他，但如果給拉丁人估據着，簡直可以使他們沒有法子過來。爲這用處，這個地點是再好沒有了；所以他們便在這裏開始建立粗笨的城

牆，城塔，和住屋，作爲阿爾巴隆伽城的前哨，以防備伊特喇斯坎人。他們給這個小城堡取個名字叫做『羅馬』(Roma)。爲什麼取這個名字，我們無從知道，但却有人杜撰了許多故事來解釋這個原因。

這些游蕩的拉丁人萬想不到他們所做的這樁事，有怎樣重大的關係，發動了怎樣偉大的勢力。我想他們心裏以爲他們不過做一步預防北面仇敵侵入他們本土阿爾巴隆伽的工夫。但不久這阿爾巴隆伽本身，就給這新興的城壘的聲威所蓋住；女兒變成家內的主人，而母親反失聲勢，漸漸的消滅了。羅馬的勢力日漸增加，後來竟駕乎各拉丁城之上；而他們都反成了他的附屬的聯邦了。自從那小小的城堡開始建築，過了二百四十年，他的政府不但能戰勝伊特喇斯坎人的侵犯，拒絕本族人的干涉，並且很顯明的要成爲很強的勢力了。此後二百五十年中，雖然曾有一度給高盧 (Gaul) 野人所傾覆，雖然不停的和他的同種的山民惡戰過，雖然和希臘大將皮洛士 (Pyrrhus) (即伊庇魯斯 Epirus 的君王) 死扭過，但他終究能自挺立，成爲意大利的主人翁。

後來又來了一場羅馬和迦太基(Carthage)(地中海非洲岸上新興的一個商業城)的大戰爭，差不多經過一百二十年的時間，纔告終。這次的惡戰決定了當時的世界皇國到底是屬於羅馬人或是屬於東方民族(迦太基人是腓尼基(Phoenician)種和猶太種爲親族)。這次戰爭的結果，迦太基完全毀滅，這是在耶穌降生前一百四十年的時候；羅馬雖然久戰之後，很覺疲倦，然當時的人無不認之爲世界的主人。再過了一世紀，他的兵隊已經來到東方，差不多到了高加索山。西北方面他的目光已經越過了法蘭西；注意到英國的三島；這些都是將來要克服的地方。

他古代的政體組織至是已不適用；於是創新式的政體，過一種新生活。他的最先的幾個皇帝把他的威權，更推到歐洲的荒僻之地，凡他的旗幟所到的地方，便移植他的文化和法律。到後來這帝國由於自己內部的廢頹而瓦解之時，他已經教會了許多國家，他從前如何克服，如何管理的知識；所以他們便能由他的手裏接過來這樁大事業。就在那個時候，羅馬的命運，還不能真是終結。尚有一個新而更偉大的勢力，管轄着早已滅亡的阿爾巴隆伽的領土。這就是基督教，控

制着人類的精神，而非人類的肉體。基督教的首領由他的羅馬宮城裏治理全文明世界，歷好幾百年；其專制的權威比羅馬的大帝或執政首官（Consul）還要利害。現在雖然這個權力已削減了許多，但還有一半基督教領土敬禮羅馬，信託他為靈魂上的指導。即太伯河邊的大城仍舊倚他已往的神奇，偉大的歷史，吸引人類的感情和想像。

這麼偉大的事業，都是由於當時剛有歷史記載時代，那阿爾巴隆伽所建築於那小島上的殖民地（用以守護那幾座小山的）而發生出來的。沒有別的城市有這麼偉大的歷史。巴比倫（Babylon）的歷史也許是比較的長些，但巴比倫帝國的疆土不過是後來羅馬帝國的一部分。我們雖然從那些東方賢哲得了不少的學問，但我們更要感謝羅馬的大政治家和法律家所給我們的智識。倫敦人口數目之大，是羅馬從來所未有，但和那灰色的老都城一比較，倫敦的生命只不過是朝菌那麼暫短，而且倫敦的誕生還要歸功於羅馬呢。

對於人心的影響，世界上只有兩個城可以和羅馬比較。他們都是很小的，而且在很小的國裏。我們不敢斷定到底耶路撒冷和雅典對於世界的功績是不是比羅馬更加偉大。但即使是如此，

那建在七山上的都城還能保持他在我們興味中的穩固地位；沒有了他，世界的歷史的色彩和種種奇聞異事，都要減少了一半。所以我們在這部小書裏，應得看看那阿爾巴隆伽小殖民地如何從嬰孩時代長成一強壯的成人的故事；再看看他既長成之後，他的雄武，他的堅毅，如何克服世界，及種種比較的確實有徵的歷史；最後看看羅馬在從前極盛時代的人民生活狀況是什麼個樣子。

讀者諸君，請你們記着，在下一章裏我們所要敘述關於羅馬如何建立，如何成長的故事，千萬不要以為這些都是歷史的事實，和羅馬迦太基戰爭愷撒（Caesar）的征戰等事實一樣看待。這些不過是荒誕不經的故事，詩人的玄想；有的是羅馬人自己編造的，有的是希臘學者替他們造出來的，以解釋那些他們自己也不很知道的遠古情形。這些故事和英國關於特類（Troy）的布魯特斯（Brutus）如何到英國來的故事，站在同等的地位上；而和英國詩人所編造的關於亞塔爾（Arthur）王和他的武士的軼事比較起來，恐怕更沒有事實上的根據。但他們却自有他們的價值和興趣，因為羅馬征服時代的人民的愛國心都是孕育於這些離奇的故事上的。

第二章 羅馬孩童時代的故事

我方纔說過羅馬的遠古故事是沒有事實上根據的。你們記着這句話，我們現在便可以聽，關於羅馬建立，羅馬人所相信或至少所常說的故事。

據他們故事上所說，當希臘人用木馬的計策攻下特賴城殺盡了守城的勇士，只有兩個人，伊尼阿 (Aeneas) 和安汀腦 (Antenor) 逃出這場浩劫。

安汀腦和他的同伴從特賴逃出後，經過了許多的奔波，許多的周折，方始安頓於阿爾卑斯 (Alps) 山和海間的海岸上，在亞得里亞 (Adriatic) 海灣的極北的角上——就是後來那有名的威尼斯 (Venice) 共和國的所在。伊尼阿 (據說就是阿富羅底 (Aphrodite) 女神，羅馬人稱爲維那 (Venus) 的兒子) 先游蕩到麥西敦尼亞 (Macedonia)，於是到西西里 (Sicily)，最後在意大利西邊岸上登陸。他和他的同伴又飢餓，又疲倦，除了他們的船隻和兵器外，沒有別的東西。但是他們經過戰爭患難之後，性情粗暴，什麼都不顧忌；所以每到一處地方，人家都不很歡

迎。他們上岸那地方的國王拉泰那斯 (Latins) 召集他的兵士來到海岸，用武力阻止這些海裏來的游蕩者的劫掠。但當這兩羣人（不配稱爲兵隊）相遇時，只等宣戰的號令一出，卽刻動手。老而且聰明的國王拉泰那斯從他的隊裏走出來，要求和這些飄蕩者的領袖開議。伊尼阿就款步而出。他的態度和盔甲，都顯出他是王子。他告訴國王和他的兵將，說他們如何離開鄉土飄流到意大利；此來並毫無惡意，不過想爲他們自己找一個安身的新城而已。國王聽了這些話，便收起兵器，歡迎他們。於是國王和伊尼阿訂一個協約，國王很歡喜他的國裏添了這許多勇敢的，武裝齊備的武士。國王的女兒拉焚尼亞 (Lavinia) 便嫁給這特類王子。這些飄蕩者所建的新城，便取名拉焚尼亞 (Lavinium)，以尊榮國王的公主。隔了幾時，拉焚尼亞生了一個兒子，叫做阿斯攆尼阿 (Ascanius)，但有人說阿斯攆尼阿是伊尼阿前妻所生的，和他的父親一同由特類逃出來的。

伊尼阿還沒有來以前，拉焚尼亞公主已經允許嫁給魯脫立 (Rutulii) 君王叫做脫納斯 (Turnus) 的，脫納斯聽見了他的未婚妻嫁了別人，便大怒。他召集他的兵向拉泰那斯王和他

的新交的朋友宣戰。在這戰爭裏雖然聯盟國勝利，但老國王拉泰那斯却死於陣中，所以伊尼阿便代他管領全軍。脫納斯還不肯死心，他得了伊特喇斯坎的幫助，帶了一大隊的兵，重來報仇。這一次戰爭的確是很猛烈的大戰。戰到一半，伊尼阿和他的兵隊方開始衝破敵人的陣線。趕走他們的時節，忽然黑霧漫天，戰場中陡然黑暗起來。等到黑暗過去時，伊尼阿皇子早已離開塵界了。雖然沒有人看見他離開，但他的得勝的部下確實相信他已去和諸天神同住，成爲他們其中之一了。於是他們不再叫他爲伊尼阿而稱他爲朱匹忒神（Jupiter），就是各種人和神之祖；他們並且頒令人人都要敬重而崇奉他。

伊尼阿離世之後，他的妻子拉焚尼亞公主管理拉焚尼亞國，預備等到她的兒子阿斯揆尼阿長大之後，再交給他。但到了阿斯揆尼阿成人的時候，他不要管理他母親所管理的城，因爲這城人口已經太滿了。所以他仍舊教他的母親管理那個城，他自己跑去建設一個新城，阿爾巴隆；城在拉丁平原中央，偉大的阿爾班山的山麓上。這座阿爾班山從前曾噴過火的，但神道已經把他弄熄了。在這個新城裏，阿斯揆尼阿和他的子子孫孫管理了許多年。據說他的後嗣中有一

個叫做太伯立納斯 (Tiberinus) 的，有一次過那拉丁平原的阿布拉 (Albula) 河時，不留意沉死在裏邊，所以那條河便自此改稱太伯 (Tiber) 河以紀念他。

後來阿爾巴隆伽有一個君王叫做迫落加 (Proca)，他有兩個兒子，大的是紐密托 (Numitor) 小的是阿妙立曷斯 (Amulius)。照古傳規矩，王位是應該傳給大的兒子的，但小兒子非常凶惡；他等他父親一死，便把他的哥哥趕走，自己奪了王位。他恐怕有別人要搶他的不應得的王位，便把紐密托的幾個兒子殺死，並把他們唯一的姐姐里亞昔而維亞 (Rhea Silvia) 送去做味斯塔 (Vesta) 神的尼姑，因為尼姑是萬不能嫁人的。這樣子一來，紐密托不會有什麼後嗣，來爭他不義得來的王位了。

但馬茲神 (Mars) (希臘人稱爲 Ares) 看見了里亞昔而維亞便愛上了她，不顧那不嫁的誓言，把她娶去做新婦。他們生了兩個兒子，繪繆拉斯 (Romulus) 和利瑪 (Remus)。阿妙立曷斯曉得了又怒又怕，身體不禁顫慄起來。他把里亞昔而維亞關在牢監裏，吩咐把她的兩個兒子丟在太伯河裏。這時正當太伯河水泛濫到岸上的時節，所以這兩個小孩的搖籃並不會被河水冲

去，却攔住在水淺的地方，離開一個牧人福斯條拉斯（Faustulus）的茅屋不遠。當這搖籃擱在淺灘上，恰好來了一個母狼到河邊喝水。她看了小孩子，靠神道所給她的智慧，曉得他們正餓得很；她便撫育他們，給他們奶吃，並且看護他們。那個牧人福斯條拉斯走過，看見這奇事，便把小孩子帶去給他的妻子拉倫惕亞（Larentia）去撫育。所以這兩個孩子天天吃要殺他們的人的肉而長大，因為福斯條拉斯是國王阿妙立曷斯的牧人。

這兩個兄弟長大之後，利瑪給強盜捉去，後來給人家送到阿妙立曷斯面前，控告他劫掠他的已去位祖父紐密托的領土。阿妙立曷斯便把他送到紐密托那裏去審判，萬想不到他是誰。但紐密托看見他的尊貴的儀表有些奇怪，便考問他的祖先，方始曉得就是自己的外孫。同時綸繆拉斯召集一隊朋友們去救他的兄弟。在戰爭之中阿妙立曷斯給人殺死，於是那老的紐密托遂又復位。但綸繆拉斯和利瑪不要和他們的祖父同住，在阿爾巴隆伽，他們打算自己再去建設一個新城。

他們找尋他們新城的地位，便決定揀了太伯河邊的一羣小山，就是羅馬現在所在的地方。

但他們倆是雙生子，到底應該誰做主人呢？他們便讓神道用徵兆替他們決定誰該做這新城之主。綸繆拉斯於是便和他的朋友在帕拉泰因（Palatine）山上候着，而利瑪和他的朋友在阿文丁（Aventine）山上等天意的判決。利瑪在阿文丁山等了一會，忽然有六隻鷲鳥飛過，他便斷定神道已經揀他做君王，所以他派了一個人去報知綸繆拉斯這樁事情。但使者還沒到以前，綸繆拉斯看見十二隻鷲鳥飛過，所以爭論便起了。利瑪說他先看見鷲鳥，所以神道一定選他，而綸繆拉斯也堅持道，他看見的數目大，所以他是被選者。有的說在熱烈的爭辯中，綸繆拉斯把利瑪一刀斫死。又一說是綸繆拉斯開始造這新城牆時，利瑪很侮蔑的跳過這城牆，綸繆拉斯大怒，把他殺死，嘴裏叫道：『以後不論什麼人敢跳過我的城牆者，照樣！』所以這新城便在爭鬪中，流血中，建築起來，而綸繆拉斯便是新城的唯一的主人了。

這個少年的君王，雖然在帕拉泰因山上建築了一座大而堅固的城堡，但他的一小隊的人在這個寬大城裏，格外覺得不稱。所以他便在鄰山卡匹托來（Capitoline）上造起一所避難所。這個避難所的章程就是：無論什麼人，凡是不滿意於他的生活的人——外路來客，奴隸，強盜，或

飄蕩的人——都可以進來。果然無論什麼人在患難中，或不滿意的人，或負債的，或逃奴，或逃犯，一齊奔投到這卡匹托來。因山上的避難所。綸繆拉斯把這一羣各色混雜的人加入於新城原有的人口，自己便高坐堂皇的做這城的君主。

但這城牆裏的人都是男人，如果這城預備永久保存，他們非得有妻子不可。但綸繆拉斯每次對他的鄰居的民族舍拜因斯人，凱尼亞（*Cenina*）人，安吞奶（*Antenne*）人，克勒斯挑美利恩（*Crustumerium*）人等請求把他們的女兒配給他的人民，他總是碰釘子；並且他們還告訴他說：如果要得妻子，非得再像從前開一個爲女人而設的避難所，徵求同等的女人，否則沒有希望。這君王用正式的法子總是給人家拒絕，所以他便用一個欺詐的手段。他佈告說，他的城裏預備舉行一個大宴會，敬禮孔式斯（*Colastes*）神，請鄰近各城的民族都來參預盛典。於是舍拜因斯人傾城赴會，去看看這些流氓居民的住處是怎麼個樣子。他們並且帶着他們的兒子和女兒，裝飾得極華麗，並沒有帶兵器同往，因爲這種宴會是和平的典禮。

各種競技的表演已開場了好一會兒，大家的精神都貫注在場裏。綸繆拉斯忽然發一個號

令，於是好幾隊武裝的人從各方面衝進看客的陣裏，把所有的美麗的姑娘帶走，現在羅馬人也有了妻子了。那些舍拜因斯的姑娘們，起先怨傷她們的命運不好，後來日久也慣了，使和那些捨她們來的人，平平安安的結成夫妻。但舍拜因斯人和凱尼亞，安吞奶，以及克勒斯挑美利恩受了這樣欺辱，却沒這麼容易肯罷休的。他們在會場裏沒有兵器，所以不能抵抗，但現在他們帶兵前來報仇。連攻三個邊城，都歸失敗；因為他們心裏太憤怒，舉動太激烈，大家沒有商量好進兵的計劃，便獨自一個的盲衝直撞，所以一個一個的給他們的仇敵打败了。但舍拜因斯人却比較的細心，而他們的報讎心也比較的有計劃，所以他們幾乎把這個新建設沒有幾時的城毀滅。

因為這些舍拜因斯的人聚在一起，受泰塔斯，退細阿斯 (Titus Tatius) 王的指揮，向羅馬的土地進發。他們首先包圍那綸繆拉斯的避難所，卡匹托 (Capitol) 城。綸繆拉斯已把指揮這城的大權交付給一個正直的人叫做史伯利易斯，他比易斯 (Spurius Tarpeius)，但這個人的女兒他比亞 (Tarpeia) 是一個沒有良心，好虛矜，喜金錢，愛裝飾的女人。她在城堞上望下去，看見聚在山下的退細阿斯和他的部下，左臂上都圍着金鐲。她的心給這些金鐲的價錢和美麗所

迷，一心一意只想得到他們。恰好那時輪到她出城堡去，到一個聖泉那裏去盛水，預備灑在神道面前；這是宗教上的儀節，所以舍拜因斯人也不去阻止她。但退細阿斯走近來和她談話，她因爲貪心如焚，便答應替舍拜因斯兵開那圍城的門，只要他們每個人允許把他『左臂上所佩帶的』送給她。

到了夜裏，退細阿斯和他的部下屏息的偷到城門底下；那喪失了良心的他比亞替他們開門。當退細阿斯走過她時，他吩咐他的兵卒不要忘了把左臂上所佩着的東西給她。說這話時，他表示痛恨這種無恥的行爲，不但把他的金鐲，並且也把他沉重的盾擲在這背叛的女人身上。後來跟上的人，一個一個的照他的樣子做，直到後來把他比亞壓死在盾牌下，可憐她除了羞恥和痛苦外，沒有得到一些東西。在那卡匹托山上，他比亞壓死時的石頭，就叫他比亞石，至今沒有改。每逢羅馬有背叛的人，便把他帶到山頂上，從那裏摔下來，使他和第一個背叛者死在一處。

於是卡匹托城就陷在退細阿斯和他的部下的手裏，而舍拜因斯人和綸繆拉斯帕拉泰因的人民便在平原裏大戰起來。兩邊都打得很起勁；照這樣子打下去，要有什麼結果，除非天神，沒

有人能知道。但打到一半時，那些起發戰禍的舍拜因斯女人，奔到兩軍之間，懇求他們和平了結。因爲無論他們的父親被殺，或他們的丈夫被殺，他們不是孤兒，便是寡婦。對於他們所受的虧，還是不能補償的。於是雙方的兵士答應她們的請求議和。舍拜因斯和羅馬人於是訂一個協約，綸繆和退細阿斯便做兩國人民的聯合君主。但是過了幾時，退細阿斯因爭論被殺，所以綸繆便做了獨一的君王。各種事情似乎都於這新城有利，使他一天天的強大起來。

綸繆和阿斯做羅馬人和舍拜因斯人的獨一君王時，他的威勢盛極一時。他雖然在戰爭上總是勝利，而他的性情却變成自私而傲慢，對於人民很暴虐，所以他暗暗的結了不少的仇敵。他爲自己組成一衛隊，共有三百個挑選好的少年人，稱爲 *Colletes*（有輕快的意），因爲他們對於他的命令，施行的很敏捷。王不顧臣民的怨怒，只要於他個人的虛驕和安逸上有利便是。綸繆和阿斯卽位了四十年時，他舉行大閱兵的典禮於城外平原上。這平原稱爲馬茲平原（Field of Mars），他的人民都來觀禮。忽然間大地被黑雲蓋住，變成漆黑；而神道又遣電光雷響冰雹下來；一時間大家不能互相看見，互相聽見，全會場裏又驚又疑，不知這天變有什麼意義。等到黑雲和黑暗過

去，太陽復出時，呀！綸繆拉斯的寶座空了！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能看見這君王於世上了。

這個君王雖然近來很暴虐，但人民却沒有忘了他如何使羅馬強大的功勞，所以他們心裏很悲傷。有的人說，他的議院裏的仇敵在黑暗裏抓住他，把他撕裂而死，他的肢體藏在他們袍子的下面。又有別的人說，神道差一陣旋風把他刮上天去，正如他們把伊尼阿帶去一樣。但過了半晌，議院裏一個很有名望的議員叫做迫落巧勒斯朱理亞（Proculus Julius）的來到人民會議之中說道：『公民，在今天破曉時，這個城的父，忽然由天而降，現於我的面前。我充滿了敬懼，極虔敬的一聲不響的站在他的前面。當我正在私心祈禱他恕我無禮的注視他時，他說：「去告訴羅馬人，上天的旨意要我們的羅馬成爲世界之王。他們從此以後要練習戰爭的技術，他們應曉得並且還要傳到後代使子孫也知道，沒有人力能夠抵抗羅馬的兵隊的。」』這樣子一來，羅馬人傷感的心得到了安慰，而被奪去的綸繆拉斯從此以後，便當爲啟賴那斯（Quirinus）神崇奉着，每年並且舉行一次大宴會來紀念他。

那個議員到底是不是一個騙子，不過想借此避過人家對凶手的嫌疑，或他真真的看見而

聽見他所宣佈的話，這是不能輕輕斷定的。我們不過可以曉得上天由他所宣佈的允諾（如果上天真的借他的嘴說話），後來果然實踐，這是沒有人可以批駁他的。

第三章 爲自由而戰

繪繆拉斯離開世界之後，羅馬的王位接連經過了六個君王。其中有的是很正直的，但也有幾個好戰而暴虐的。但無論如何在他們幾個君王的治理下，羅馬是一天天的強大起來，直到一切附近的地方，都歸他管轄。這六個君王最後的一個路求塔克文阿斯（Lucius Tarquinius），也稱爲驕傲者（因爲他的驕橫），不是羅馬人而是伊特喇斯坎種。他的先代，在他的祖父到羅馬就王位以前，不過是簡樸的伊特喇斯坎的紳士。塔克文（Tarquin）驕傲者，是一個很好的將軍，並且治內手段也很強，但他却沒有本領治理他自己的家庭。他的兒子們都是很放縱無惡不作的人；他們眼睛看中心裏想要的東西，非得來不可。他們中間以綏克司都塔克文（Sextus Tarquin）爲尤甚。他向尊貴的羅馬人可來汀勒斯（Collatinus）的妻子琉克里細亞（Lucretia）

施行強暴的侮辱。當時她的丈夫正在圍攻阿第亞 (Ardea) 爲羅馬戰爭。

於是琉克里細亞叫她的丈夫和她丈夫的朋友從阿第亞營裏回來。訴說完綏克司都、塔克文對她極可痛心的欺侮之後，使用一把小刀刺進胸間；因爲她情願死，不願過這羞辱的生活。於是可勒汀、勒斯和他的朋友布魯特斯 (Brutus) 以及許多聽見這可怕的新聞的人，都宣誓不再屈居於塔克文王族的專制和暴虐的下面。他們到處告訴人民琉克里細亞所受的侮辱，把她的屍首給人家看；這樣一來，把全城的人民鼓動起來謀反，宣布廢逐塔克文驕傲者。這君王趕緊從營裏回來，想壓服這反叛。但他看見人民把城門關起拒他，而他留在後面的兵隊爲布魯特斯所煽動也加入亂黨，把他的兒子們趕走。所以這君王和他的家族不得不逃開羅馬到他們的本土伊特喇斯坎求助。那可惡的綏克司都逃到加泌 (Caieta) 城，以爲這裏是屬他的管束的，那知就在那裏被殺，抵償他所犯的種種奸殺的罪孽了。

所以羅馬從此把王室一齊屏逐，連君王這個觀念，也都視爲惡毒，而不能須臾忍受的。羅馬便成爲共和國，選出全國最有聲望最能幹的三百人組成一個議院，掌理全國大權；至於國家中

代替從前君王的地位，行政首領呢，便是兩個選出的最有名望的人叫做 *Comites*。他們的任期只不過一年，所以防阻他們的權力過大，以致有礙於羅馬的安全，或使他們無從再建設君王這個制度也。

但塔克文和他的兒子們，却不肯輕易把他們的國家和權力就此放棄。所以他們先和維愛 (*Veii*) 人聯合，對羅馬宣戰，但他們失敗了。所以他又奔投到克盧細安 (*Clusium*) 國王拉斯坡 (*Lars Porcenna*) 那裏。凡是君王們總不喜歡別個君王的臣民背叛，給他們自己的人民一個先例，所以坡塞那把伊特喇斯坎的兵力召集起來，向羅馬的領土進發，去恢復塔克文的王位。此次戰爭裏面却有不少英雄果敢的事蹟，所以羅馬人永不會忘這一次的大戰爭。

坡塞那的兵隊比羅馬人數大得多，在平原是萬不能抵抗的，所以羅馬人便退到城牆裏，一面却留一部分人看守太伯河對岸上的礮壘查尼邱蘭 (*Taniculum*) 以掩護到木橋 (名曰斯不立根 (*Sublician*) 橋，因為這橋是建在堆積的泥土上面的) 的路，敵人只有這一條路可以過河。但這大隊的伊特賴斯坎人把這礮壘攻下，把守壘的殺掉，一時間好像沒有法子可以阻止他

們過橋，焚掠羅馬。於是有一個勇敢的羅馬人名叫和累細阿科克利 (Horatius Cocles) 跑到橋頭，一面對那些在後面的人叫喊，教他們快砍掉這座橋，而他自己抵住敵人，他再喚兩個人站在他旁邊塞住這條狹路。於是史伯里烏斯拉惕烏斯 (Spurius Lartius) 和泰塔斯赫明里烏斯 (Titus Herminius) 便跟着跑來守橋，一個站在他的左邊，一個在右邊，這樣三付盾牌把這條路完全塞住，簡直沒有人能過這橋而能躲避這三個羅馬英雄的劍鋒的。

伊特喇斯坎人也是很勇敢的，他們挑選勇士來侵犯了好幾次。但在狹路裏，人數多是沒有用的。這三個羅馬人不是三個敵人所能匹敵的，所以後來這守橋人前面都堆着死屍。同時後面的羅馬人用盡全力砍橋。和累細阿科克利看見橋差不多快斷了，他便叫他的兩個伴侶退回保命。但他自己却獨自站在橋頭，很藐視的擋住這大隊的伊特喇斯坎兵，用盾牌擋住他們所擲來的鏢。只聽得後面轟然一聲橋樑斷折，接連便是羅馬人喜悅的狂呼；他們曉得羅馬已經得救了。於是和累細阿科克利把他的劍高舉起來，叫道：『太伯令納斯聖父！我祈求你收容你這個戰士和這些兵器於你的仁慈的河流中。』一說完，他便跳進河裏，雖然身披重甲而且身有重傷，却還

能安全的游泳到彼岸他的朋友那裏。伊特喇斯坎人看見了大爲驚奇。羅馬人感謝他救他們的恩典，爲他在公共會場中建設一個石像，並且從公地裏賜給他一天裏所能耕種的田地。

至於在這羅馬和伊特喇斯坎人的戰爭裏，別的勇敢的事蹟，如同妙昔曷斯塞服拉 (Mucius Senevola) 把他的左手放在火裏焚燒，使伊特喇斯坎王明白要逼迫他告訴羅馬的祕密的計劃是徒然的；或那個做人質的克勒利亞 (Cloelia) 姑娘如何游過太伯河逃走，等等故事說起來不免太費時間，所以這裏只提起和累細阿科克利和木橋的故事已夠了。這次戰爭後來的結果，就是伊特喇斯坎王對於攻下羅馬，已覺得絕望，便答應收兵議和，而塔克文王族仍舊放逐在外。

然而還有三十個拉丁城，想替這暴君恢復他的王位，他們的軍隊都受屋大維，馬密力阿斯 (Octavius Mamilius)，塔克文的女婿，節制。雙方在塔斯邱蘭地方，勒吉拉斯湖 (Lake Regillus) 的附近接戰。這一次的戰爭雙方都堅持不下，戰得很猛烈的。羅馬行政首官，發利立阿斯 (Valerius) 戰死。在他的屍首旁邊的戰爭裏，赫明里曷斯 (就是和累細阿科克利同守橋那個人) 殺

死馬密力阿斯王，但他自己俯下去去拿死人身體邊東西時，也給人殺死。據他們的傳說，在戰時方酣，羅馬人很窮迫的時節，他們的總司令沃勒斯撲史挑密易斯 (Aulus Postumius) 預備率領部下再做一次的衝鋒；當這時候，他忽然看見身邊有一對騎士。

『他們倆毫無分別，沒有人能辨出誰是這個，誰是那個。

他們的盔甲，如雪般的白，

他們的馬也白得如雪。

在世界的鐵砧上，

從來沒有這樣明亮的盔甲；

又在地上的河邊飲過水的馬，

也從來沒有這樣雄駿。』

有這兩種神奇的首領當前，羅馬人往前直衝，這些拉丁人無論如何勇敢，也抵不住他們的

前進。這三十城的旌旗四向披靡，如風委草，而塔克文王室的最後希望，也就此消沉於血泪之底。據說就在這一夜裏，羅馬城守將森普洛尼厄斯阿脫拉汀納斯 (Sempronius Atratinus)，正在城牆上守望時，忽然看見二個騎兵縱馬向城奔來。

『他們真是一般無異，沒有人

看見雙生子這樣子相像過。

他們的盔甲染滿了血腥；

他們的馬也染滿了腥血。』

他們報告於焦急的羅馬人說，三十拉丁城就在當日給羅馬完全征服。於是他們慢慢的騎上公共會場，四面人民歡呼，桂花圈紛紛向他們的身上丟來。但沒有人敢問他們到底是誰。後來他們來到會場裏的糾脫那 (Juturna) 水潭邊，靠近味斯塔 (Vesta) 的廟。

『當他們走近味斯塔時，

他們驟然下馬，

洗馬於井裏，

就是廟邊噴出的。

立刻他們又上馬，

騎到味斯塔廟門口，

於是，好像一陣風過，他們不見了，

自後也沒有人再看見過他們。』

於是大家都知道這兩個奇異的騎士是勒吉拉斯湖邊的得勝者，又是報告戰勝的使者；並非別人，乃是卡斯忒 (Castor) 和坡拉克斯 (Pollux) 兩雙生弟兄的神靈。他們的星在冬天晚上羅馬的東方天上高高的照耀着。羅馬人於是竭力崇奉他們，並且決定每年在勒吉拉斯湖邊打勝仗的日子，舉行大宴會。恢復君王制度的最後嘗試就此了結，而羅馬便在自由中生長起來。

第四章 羅馬的軍隊

綸繆拉斯顯靈於那戰慄的羅馬議員泊洛鳩勒斯朱理亞之前時，說道：『去告訴羅馬人說，上天的旨意是要我們的羅馬成爲世界之王。他們從此後要練習戰爭的技術，他們應知道並且還要傳到後代使子孫也知道，沒有人力能抵抗羅馬的兵隊的。』假定實在有這句預言，那麼從來沒有過這麼靈驗的預言了。羅馬人遵從他們的始祖的話，練習作戰之技術好幾百年，後來果然變成世界的主人，應了綸繆拉斯的預言。這幾百年內他們除了戰術以外，別種的學問和技能都不求進步，這對於他們自己和世界都是不很好的事情。實在說起來，這就是羅馬覆亡的原因。羅馬征服東方把各種奢華的習氣都搬進來，但這粗魯無知的羅馬人，從來沒有受過文雅的教育，所以終不能賞鑑美麗榮華的真價值。故他們不免縱情奢華，將美德完全墮落。如果他們受了好一點的教育，就自然會有節制的有理解的利用這些珍貴的東西了。

但是至於他們戰爭技術的進步，那是無疑的大成功了。羅馬靠兵隊而生存，也爲兵隊而生存。他的兵隊的銳利，組織之完備，實爲世界上從來所未有的。雖然，他免不了時很強暴而殘忍，但也非無美德，如堅毅，忠實，不可犯的勇敢等等。所以我們時常把這些名詞和羅馬的名字聯絡在

一起。羅馬的兵隊十分之九是羅馬最好的部分，難得有一兩次表現羅馬最壞的部分。

並且我們還要知道羅馬的武功實在都是兵卒的力量，因為羅馬雖然是一極大的軍國，他的將領很少有第一等的人材。朱理亞愷撒 (Julius Caesar) 自然可以和亞歷山大 (Alexander) 漢尼拔 (Hannibal) 和拿破崙 (Napoleon) 同列於世界大將之列，但除此以外，沒有別人可以和他並肩而立。羅馬獲勝之將軍往往不過是比一個能盡職的軍人稍些好一點罷了，只要他沒有什麼弱點，其餘的事自有他的利害的步兵去辦理。至於那失敗的軍官，常常是極不堪的無用的人，以至於把這好好的材料弄糟了。這種不中用的軍官並不十分少，這是可以於羅馬戰史中見之。雖然兵士們堅毅勇武而流血的敗仗實亦不少。實在羅馬和英國差不多，每逢有戰爭，往往開始時不利。但是過了一時，他們的頑固倔強的意志，經過流連困苦，還能保持着；後來他們中間不耐戰的份子淘汰去了，只剩了一般有能力的。這些軍隊一碰到機會便會改變局勢，轉敗為勝。但在羅馬共和國的幾個大戰裏，他從來沒有出產一個大將可以和他們的仇敵迦太基人的大將漢尼拔同日而語；直到共和國的末季，出來一位朱理亞愷撒，在大家想休兵時，大張武功。

所以我們如果要考求羅馬爲什麼能成爲世界主人，我們不必注重一兩個的具有作戰的天才的大將，我們只要觀察他的不聲不響的兵卒；世界從來沒有過這樣堅毅，這樣耐戰，這樣適宜的作戰軍兵。而且這些兵卒普通都是在很平凡人的指揮之下，有時難得碰着一兩個超卓善戰的軍官，也有時有特別不中用的軍官，夾在裏邊。在這一章裏我們可以看看這偉大的軍隊；他是羅馬中最堅強的份子，嘗建設羅馬帝國，並且把羅馬從危急中救出好幾次。

我們姑且設想有機會去參觀北意大利平原味塞利 (Verona) 地方羅馬行政首官美立阿斯 (Marius) 和卡塔拉斯 (Catulus) 的兵營，在他們抵禦辛布賴 (Cimbri) 人侵入的那個大戰之前。要看羅馬兵隊的美點，這是再好沒有的機會了，因爲在美立阿斯指揮下的三萬二千人是經過最忍耐，最小心的軍官的最好訓練，可以說是羅馬最先有專門訓練的兵隊。在以前所有大戰裏，他的兵隊實在不過是一個公民軍，裏面的步兵是買得起盔甲的公民，裏面的騎兵是養得起國家所供給的馬匹的富人。兩行政首官各人各自募兵，預備來春的野戰，到野戰一過這些兵隊便解散了。

到了美立阿斯，他便完全把這制度改革過。他允許他的兵時還給錢糧，所以他能添招許多新兵，爲從前所做不到的。他似乎要多少兵便可以有多少，毫無困難的。他的兵隊永遠不解散。每隊的組織以及名目人數和各種習慣是一直保持下去，一到有戰爭要召集兵士時，全體的骨架早已預備好了。並且他把軍器都改爲一律，廢去從前各人自己買武器的辦法；國家替兵士預備行旅包和兵器，於是一隊裏的人的服裝便完全齊一。

這裏是一隊三萬五千人的兵，列成戰陣的形勢，預備給那有名的行政首官來親自點閱。吾們不妨加入他的參謀部內。當我們騎着馬到這些鐵牆般的隊伍面前，我們便看見兵隊裏帶着『麥斯各』(mascot) (mascot 是一種能致幸運的東西。) 這習慣至少從美立阿斯時已有。了。現在我們的兵出征時，歡喜帶山羊，熊，和猴子，可以和羅馬的兵隊裏所帶的相比較。高臨這些兵隊之上，兩隻大鷲鳥在空中盤旋，有幾個兵卒在長官不留意時，望上看這兩隻鳥在上面打圈子，喊叫臉上表着認識和滿意的樣子。因爲這些兵卒在去年打敗條頓 (Teutones) 人前不多時，捉到這兩隻鳥。他們喂他食物，日久馴熟之後，便把銅環子加在鳥的頭上，讓他們飛去。從此以後，

這兩隻大鳥一直跟着兵隊，兵卒們也大家以為他們是軍隊的福星和勝利的徵象。

武裝輕便的兵士和騎兵居於兩翼的地位；我們巡察時先經過他們，但我們不必十分注意他們。現在的馬隊和從前的大不同了。從前的是一小隊沒有用的羅馬土人的騎兵，伴着一整隊的兵士在一處走，並且大概每戰必敗的。現在的軍隊，在兩翼上排列着輕便的紐努米底亞（Numidian）馬，又有北非洲來的黑褐色的兇猛槍手和弓箭手，騎在模爾（Moorish）馬上——這是最世界上最利害的最便捷的馬隊了。羅馬從前已吃過他們不少的虧。靠近他們便是那些力亞（Ligurian）高大的馬，和槍手弓箭手們，戴着盔，披着護胸，護背的甲，拿着盾牌；強猛的人和強猛的馬，預備衝進別人的馬隊，突破已搖動的步兵隊。在他們和正隊的步兵中間是巴刺阿利（Balearic）的彈子，帶着皮的彈子帶。這種彈子有的是鉛做的，有的是泥和血和山羊的毛做的，彈出去能穿破盔和胸甲，把裏面的骨頭打碎。在他們的旁邊是有名的克里特（Crete）島的弓手，他們常因為與別的島上的居民論發彈器和弓到底那一樣利害些，因為這個問題，常常的戰爭。明天他們可以有機會在打辛布賴人時解決這爭端。

現在我們走過了那徧翼的輕捷軍隊，來到中部那鐵牆似的隊伍，他們常常穿過血河，踐過屍堆，得了勝利。你看見他們時不免出乎意外的一驚。你心裏不是預期一座接緊的一排盾牌構成的鐵牆嗎？但你所看見的却大出所望。肩摩着密密的排着的作戰，不是羅馬的法子，現在尤其不然。這種法子是麥西敦尼亞（Macedonian）人的，他們拿着二十一尺長的長槍，緊緊的擠成一排，後面一排的長槍穿出前面的一排，所以看過去正像一個鐵的箭豬一般。羅馬的戰士却總歡喜陣伍稀疏一點，有地位轉動臂膀，可以用力擲鏢（羅馬人開始打仗時用這方法），可以用力擲槍。他們所用的三十一英寸的短重利劍，常用以砍出一條血路達到勝利的目標。

每隊的兵有六千人，裏面三千六百人是猛重的步兵，比從前的數目大得多了。每隊分成十『考賀』（cohort）（抵我們的一營），一『考賀』又分為三『孟立迫』（maniples）（抵我們的一連）。一孟立迫分為二『迫拉束』（platoon）——也稱為百人團，其實他們兩團併起來只不過一百二十人。一隊有隊長，他的底下有六個『脫來表』（Tribune），再下面便是百夫長了。

現在來看看他們如何排列法。他們排成八行三排，就是三隊的八行人，這三隊的名號是

『哈史打的』(Hastati)、『迫令昔皮』(Principle)和『脫立亞利』(Triarii)這最後的一層是久經戰陣的兵士，或者不及前排的矯捷，但很穩重，敵人衝進陣時，可以靠他們擋住。你聽見羅馬軍官說『已經到了脫立亞利』，你就可以曉得羅馬兵已到無可退的地步，你將要看見猛烈的戰爭到了。這三排的兵是不整齊的，前排對住後排，他們的排列法正像棋盤式，一格隔一格的——前排兩孟立迫中間留一個空隙，第二排的孟立迫就遮住這空隙，第三排就遮住第二排所留的空隙。即與第一排同，每個兵佔據六英尺見方的地位，所以他很可以自由運用他的武器而毫無阻礙。

我們經過這行陣時，我們也應當注意他們的旗幟，因為美立阿斯在這一點上也改變了許多。羅馬最早的旗幟是綸繆拉斯做出來的，這旗幟和當時的兵隊是一樣的簡陋，不過是一束的乾草繫在竿子的頭上。因其爲一束的乾草，故稱爲『孟立飄勒斯』(manipulus)，所以帶着這旗幟走的兵隊，也叫爲孟立迫了。在羅馬共和國早年，每隊的兵有五種的旗幟——鷹，狼，馬，熊，和一種半人半牛的怪物——但美立阿斯把這些不一律的旗幟廢除，只剩了一種表記。這種標識，就

是一條竿子頂上裝一隻金或銀鑄的老鷹，張開着兩翼，爪裏攬着一個銀雷鎗。自此以後世人漸知敬畏這老鷹，他的勢力無所不屆，從最遠的不列顛 (Britain) 到高加索 (Caucasus) 山。

這種標識極受人敬禮。在營帳裏這老鷹息於特製的籠內。出戰時挑選一個兵卒稱爲『愛魁力弗』(Aquilifer) 帶着走，而百人長也有保管他的責任。如果那一隊失了這標識，他們便覺得慚愧，別人也看不起他們。

現在我們有機會可以仔細看看兵士的服裝，到底是怎樣的。在前兩天和辛布賴人開戰時，有一個私兵綏克司都巴鳩勒斯 (Sextus Baculus) 極勇敢的救了一個百夫長和一個私兵的生命。對於這種行爲，羅馬大將往往授以最榮耀的獎賞；這獎賞是一個橡樹葉的圈子，稱爲民衆之王冕；但這種榮獎獎給一私人的兵是很難得的。然而在這一次，大概爲鼓勵兵士對於下次大戰的勇敢起見，美立阿斯決定把這葉圈於衆兵前賜給這勇敢的兵士。這兇猛嚴厲的老將和他的幕僚立在陣前；一個軍官發令由百人長轉遞，巴鳩勒斯便從隊伍裏走出。我們不妨仔細看他一看，因爲他的樣子，他的服裝，他的精神，可以代表那些使羅馬成爲世界主人的兵士。

他並不見得是一個魁偉的人，因在辛布賴隊裏可以找到比他高許多的人。但他的身體很厚重，肩闊，胸厚，兩臂袒露，顯出他的強壯的筋肉，穩定的站着。那剃得很整潔的面孔，又硬又嚴厲，好像是從老橡樹的木頭雕刻出來的。總而言之，打仗時你總希望這種蒼褐色的人在你這一邊，不願他在敵人那一邊。他的服裝很簡樸，像做工人一樣，因為羅馬的軍隊是為戰爭用的，不是給人家看的。他頭上帶着一個極簡單的圓盔，盔上有一金屬的頂子；盔前有一條兩層厚的金屬帶，圈住前額，後面突出一塊掩護頭項，兩頰旁邊有幾塊金屬差不多在下額連住，使這盔緊緊的戴在頭上。這圓盔以及他身上的各種金屬，都漆上一層素樸適宜的褐色。他的身體上有許多狹條的鐵片護着環着他的軀幹，成爲一種有關節的護胸甲；這些狹長的鐵條，也和肩甲接連着。這種肩甲也是鐵片組成的，蓋在左右肩上，前後垂下有好幾英寸長。他的大腿用從腰間垂下的皮帶護着；他的脚穿着厚重的綴滿釘子的履，寬闊的皮帶紮束到小腿上。

他的右手裏拿一把短厚的鏢槍，就是那有名的『劈命』(Pili)；羅馬兵和敵人接近時，用以擲敵人的。這鏢槍大約六英尺九英寸長，有一很長的鐵頭，差不多和桿子同樣長。這鐵頭向來

是用兩個鉸釘釘住，但美立阿斯用一個木栓代替鉸釘中的一個；這樣子一來，這鏢打進敵人的盾牌時，木栓折了，桿子便彎折下來，拖在地上，妨礙敵人的行動自由。在他的左手裏，巴鳩勒斯拿着羅馬的橢圓形的大盾，長四英尺，闊二英尺半，邊上彎進去，成爲半圓柱體，這樣子把他身體的半邊完全蓋住。在早時他們用一種小的圓形的盾，但現在他們改用這長圓式的盾了。這個盾雖大，你不要以爲是極笨重的；因爲這盾是用布料和小牛的皮張蓋在一木架子上，所以特別的輕便。盾的中央有幾個銅做的雷錐，凸出於外，這是他們的盾的唯一裝飾了。

我們最後所要提及的是羅馬人的最利害的武器，就是那贏過無數戰爭的短劍。一付肩帶，從左肩上越過胸前到右邊的腰際，繫着一把厚而直的利劍；長三十英寸，兩邊鋒利無比，藏在劍鞘中。這短劍的柄是極簡單的，有一塊橫木倒不是爲保護手用，却爲刺人時防手指滑而設的。羅馬兵爲什麼和現在的兵士相反，把劍掛在右邊呢？你如果實行左手裏提着一座四英尺長兩英尺半寬的大盾，你就可以明白這道理了。劍總是掛在最容易拿出的地方。這不過是從那次和漢尼拔的可怕的戰爭時起，羅馬人方開始一律採用這種西班牙式的短劍，在塞拉西美 (Thrasys-

me) 和坎泥 (Cannae) 兩次戰爭裏，羅馬人自己已經吃過這種兵器的大虧。現在他們知道沒有武器可以和這種短劍匹敵的，而且世上沒有別人比他們更會運用這種武器的。因為美立阿斯在訓練他的兵卒時，一定要他們從武術學校武士教員那裏去學擊劍的法子。他們所受的訓練教他們非萬不得已時，一定不要用劍的兩邊去砍（雖然劍的兩邊都是鋒利的）；總要用劍鋒突刺，因為突刺是最能致死的，並且自己危險也少。明天便能看見羅馬短劍的突刺和辛布賴人的長刀橫斬兩種方法的高低。第二天太陽還沒有下山時，老定 (Raudine) 平原上堆積着十二萬的辛布賴人的死屍，比所有的羅馬的劍的數目還多一倍——可以見得羅馬的法子強得多了。

我們未免太無情理，使緩克斯都巴鳩勒斯站在那裏太久了，而我們自己却在談他的服裝。但現在美立阿斯穿着他的紅色的大將袍，走前來，到那勇敢兵士如銅像般站住的地方。美立阿斯旁邊有一個百人長以平低的盔頂為標識，帶着一束紅毛，手裏拿着葡萄幹，表示他的職司，他遞給大將軍那橡葉冠——這是羅馬人極重視的獎，正如英國人對那維克多利亞十字架 (V. i. c.)

loria Cross) 一樣。美立阿斯手裏拿着這冠，說幾句稱揚的話，並且鼓勵別的兵士學他的勇敢的榜樣；於是綏克斯都頭彎下去，這大將把這圈子加在那已損壞的鐵盔上。這兵士擡起頭來對長官行禮，再回到行伍裏他原來的地方。並沒有許多儀節，但明天打仗時兵士自會格外勇敢些。這典禮恰好給我們一個機會看看，替羅馬打勝仗的兵到底是怎樣一種人。皮洛士 (Pyrrhus) 的『紅王』，伊庇魯斯 (Epirus)，在赫喇克利亞 (Heraclaea) 打败了羅馬軍隊後第二天，說：『我如能有這種人，我一定能克服全世界。』這句話實在很對，但這種人只產於羅馬的土地上；他自己的兵雖也是很勇很堅定，但到底比不過羅馬的兵。

美立阿斯和他的軍隊這一次並不預備攻城，不過要在平原上接戰，所以我們沒有看見那種種極重大的攻城器械。惟羅馬人擄奪城時，總帶着大礮走的。他們並沒有帶那撞城壘的鎚；這鎚是一根極粗大的銅頭或鐵頭的木桿，從有輪的架子上搖蕩出去；架子頂上蒙着一個木頭和生牛皮做殼的『龜』——這是極利害的無抵抗的器具，許多高厚的城壘，都被他撞毀。在那大本營的圍牆裏，他們不一刻就要回到那裏，放着許多輕便的機器。因為戰爭裏你不能預測將來的

變端，所以你應得早些預備好。這裏有一座飛箭機，並不是現在小孩子所玩的投石器，而是極大的彎弓，用來放射極重大的箭的。他能把一根四英尺半的重箭射到四百碼路遠，一下子可以打倒重重排列的十二個人。

這營裏沒有帶着飛石器，但飛石器和飛箭機原理是一樣的，不過飛石器是放射大石的，有時一塊石竟重到五十三磅的。他仰靠在架子上，正像現在的榴戰礮，可以用很高的角度把石頭等射進城牆，打到守城者的身上。這裏雖沒有飛石機，但却有一座作用和仿的機器。這機器有一大弓，在一個能旋轉於軸中的一根大木臂的頭上。你可以把這長臂用轆轤向後竭力拉彎，然後用一栓子把他栓住。你只消忽然把這栓子拿起，這木臂便彈出去，直到給架子上特設的一個皮墊子所擋住方止。這驟然的制遏把預先放好在弓上的大石頭，用盡長臂彈出之力，向外射出去。這機器倒退的力量非常利害，所以羅馬的兵士（他們也自有他們的嚴鬱的戲謔）戲稱他爲野性的驢子，因爲他倒踢得極凶猛。

那載在驢車上的，兩個兵士看守着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可是輕快的機關礮嗎？不十分對，

但可以說是羅馬人槍礮中和機關礮最相仿的東西了。這是叫做飛石車(Catapult)，很輕便的機器，可以調動到各處，爲攻也好，爲守也好；總而言之，一個極有用的工人式的小器具，只要兩個兵士便可以使用他了。他所放射出的箭固然不及他的大哥哥那麼凶猛，並且放射的距離也沒有那麼遠，但他轉動得格外輕快些，可以作爲連珠礮看待。

我雖然只指點給你們看沒有幾種器具，但是你們已經可以覺得羅馬軍隊的組織是很周密的了。羅馬人抱定萬事須人爲不要讓命運去決定的宗旨。他們每逢扎營時，沒有一次不預備好一個堅固的營壘，可以經得起一個不測的攻圍。就是駐紮一夜，也是如此；他們無論做什麼事，不肯苟且，總是腳踏實地，有辦法的辦去。他們用的工具，武器以及一切東西，也許是很簡樸，沒有什麼文飾，但總是揀最好的，最堅強最適用的。就是這種預備工夫極完備的精神，加以兵士剛強不屈的勇敢，使羅馬的軍隊，就在極困難極失勢的地位，也能轉敗爲勝。

現在美立阿斯閱操已畢，兵士們正在回到營帳裏去，所以我們須得向他們道晚安，希望他們好好的睡一夜，明早他們的短劍和辛布賴的長槍較量時，希望他們得利。

第五章 羅馬的海軍

我們在羅馬的陸軍上已經說了一大篇的話，因為羅馬之所以能克服世界，幾乎全是他的陸軍的力量。但我們不要忘記羅馬的海軍也頗有些功勞。在對迦太基的久戰裏，最後轉變局勢使羅馬勝利的，却是海軍的力量。但無論如何羅馬人總不是好水手。他是陸地的軍人，有時不得已方在海上打仗。羅馬人每做一件事，總是一心一意去幹，所以往往成功，就是他們的海戰也是如此的。他到海上因為不得已；他組織海軍也是為環境所迫；他却大成功；但他的本性總不是水手。

其實他的海上的勝利不能說是海戰的勝利，寧可說是海上的陸戰的勝利。他們的得勝並不由於他們水上的工夫好，却是因為他採取常勝的陸戰的法子於海上。羅馬的航海工夫是很不高明的；以致迦太基的海軍提督，帶了他的艦隊和一萬人，打破力歷俾安（Trjbeum）的封鎖，不損一人，不失一船；而羅馬的艦隊只得眼覷着他們安安穩穩給颶風送進海口，却不敢在這

颶風中起錨，阻止他們。在第一次迦太基和羅馬的戰爭裏，羅馬亦不過因為不會運用和缺少海上的防備，以致損失了三個艦隊，共有七百隻船和七萬個人。

雖然如此，羅馬卻成爲一個大海軍國，我現在就要告訴你他如何達到這地步。在他第一次和迦太基戰爭時，他便覺悟他須要一個艦隊——不是他向來有的那個不足道的幾隻小船組成的艦隊。乃是一個正式的艦隊，可以和迦太基人在海面上抵禦的。因為戰爭是在西西里島上發生的，時時要派兵隊過去增加軍力，而意大利的海岸也要加以保護，防止迦太基人的劫掠。因此羅馬人立定旨意去製造一個海軍，正如他們下決心去召集一新軍隊一樣。

你要知道在當時有兩種的戰船。希臘人素來是好水手，已經採用一種輕快便利的中等大小的小船，叫做三層樓船 (trireme)，因為這種船有三層划槳。這種船也有篷，當他往來巡遊時，他便張帆行船，給搖船的人休息的機會；但一到有戰爭時，他們便把帆和桅杆收下，如能送到岸上去則更好，因為這種船單用槳是最便捷了。

羅馬本來也有幾個三層樓船。但這種船已不合時宜了，他們用大些的船來代替。這新式船

有五層划槳，所以便稱爲五層樓船（pentreme）。雖然沒有三層樓船那麼敏捷，但作爲海上的城堡，可以說是無敵的了。在羅馬當日的戰爭裏，三層樓船要和一個五層樓船對壘，可以說是沒有希望，正如現在的輕小的巡洋艦要和一個超等無畏艦較量一樣。所以羅馬要造許多這種五層樓船，以應當時的需要，而羅馬的船塢便很忙碌的工作了。

恰巧兩三年前有一隻迦太基人的五層樓船擱淺於意大利的岸上，他們早已把他修好油漆過。現在他們就用他做模範。以下的關於造船的種種故事，如果是確實的，就是現在的海軍提督也要自慚不如呢。據羅馬人所說，在六十天內他們造好了一隊戰船，共一百隻五層樓船，二十隻三層樓船。你如果愛信，你儘管信這故事，但我卻有些懷疑。

同時他們也在教練軍艦上的水手。要訓練三萬個陸地上粗笨的人，如何守時，如何耐久，如何划槳使船前進或停止，如何突進，如何慢走，使千萬人舉動如一，你就可以想見這是何等艱難而麻煩的工夫了。據故事上所傳說，他們曾建築了一個五層樓的大房子在岸上，使水手們在上面依着教練者的笛聲而練習搖擺，曳拉，進退等動作。這好像是荒唐的神話一樣，但也許是真的。

無論如何，他們的海軍人手已齊備了，差不多祇等最後一隻船一下水，這艦隊便向西西里進發了。

你如果高興，我們不妨也搭上司令艦，看看這新造的艦隊和水手們的行動，到底是怎麼個樣子。我們先來看看我們所搭的船，曉得些他的構造和設備的大意。在當時他是一個極大的船，但和現在的軍艦一比較，就覺得很小了。這船第一引我們注意的是他的長度，因為這種戰船和那些闊頭的商船大不同。他的吃水線有一百六十八英尺長，他的闊度不過十八英尺，而從甲板量到船底的深是二十六英尺半。他吃水十一英尺半到十二英尺半深，他的噸數是五百三十四。他的長削的船頭就在吃水線處突出，並且有三根銅尖的撞角，短而堅強。這是因為迦太基船也有這種的撞角，他們也許也要用到。但這海軍司令心裏以為非不得已時不必要用這撞角。他胸中已存好別的計劃，等一會兒我們便知道。在船頭的兩邊畫着一個向前望的大眼睛，因為船必須看得見方向始能行路。在吊錨架上有兩隻錨，一個是普通看見的樣子，還有一個很像菌的形狀。

現在來看他的甲板上的情形。中間是一條長狹的通路連到船頭和船尾的空曠處。在這狹路的兩旁，那些最高層槳手所坐的板凳，一個個橫靠着船旁。一邊有三十五張的凳子，所以這層甲板上共有七十個槳手。第二層有六十六個，第三層六十二個，第四層五十八個，最低的一層有五十四個，所以一共有三百一十個槳手。你可以想見他們自然是擠得很緊，不甚舒服的。槳的長度在最高層有二十英尺，最下層有八英尺，各各不同。最下的一層人所搖的槳最短，似乎很省力，但一碰到有危險時，他們的脫險的希望最少了。當敵船的撞角插穿木板，水從洞裏湧進，船身翻轉要沉下時，千萬不要使我做那最下層的槳手呀！

在船的中部豎起一根主桅，船到海裏時這桅桿上要掛着一方帆，上面畫着那羅馬雙生子 and 他們的狼乳母，使大家知道這是海軍提督的船。這主桅的前後有兩個桅基，預備插住兩個輕小些的桅杆。這兩桅杆上掛着三角式的帆，當逆風或要轉過船頭時用得着；當順風時，他們便拔起這兩小桅杆，只留着那大方帆。但在船頭處我們還有一個桅杆，真是世界上最難看的東西了。這桅杆又短又粗，也沒有帆杠，也沒有帆。這桅杆上繫住一根粗笨的木頭，底上用鉸鏈和圈子束

住，頂上用滑車和絞索繫住。從這木頭的頂上突出一長而粗的利尖的鐵刺，看過去正像個烏鴉的嘴，羅馬人因之就稱他爲烏鴉。艦隊裏每個船都有這種損害美觀的怪醜的東西。他們都習練過如何演用這東西，心裏充滿了好奇心，切望明天實地試驗這東西在真戰爭裏的能力。

現在我們已經駛進海裏，我們暫時不必談起頭兩三天內這些生水手和許多終身第一次看見海的兵士們在海上的情形。只有一件事可以安慰他們，就是那些長形的五層樓船，並沒有如你所預期的那麼顛盪；因爲船兩邊的五層槳使船身在水裏非常穩定。雖然如此，但那行政首官和那些兵士們都頹唐的暈船起來；把槳的人最可憐了，不論暈船不暈船，槳還是一刻不能停划的。如果迦太基人在頭兩天內施攻擊，那麼我們這海軍決計不得了。但我們的福氣很好，我們至今還沒有碰到敵船；現在我們已漸漸慣服，覺得很可以打一仗了。

現在已到了邁利海角（Cape Mylae），在西西里島的北岸；我們已看得見迦太基人在岸上焚掠鄉村的火煙。他們的海軍來了，和我們的式子大不同。他們的船上的桅桿和帆篷都收藏起來，一百三十條的五層樓船，很快的掃過來；他們搖船的樣子和我們半生手的划槳法子，完全

不同。我們完全懂得他們將要怎樣行動。他們比我們快而靈便得多，他們的槳手可以一刻工夫把船身掉過頭來，而我們還只轉得一半。所以他們的船一定要來，到我們的船旁，把那撞角衝進來；這樣一來，我們去了一條船了。他們也許躲避我們的船頭，有意在我們旁邊斜行。在最後一剎那裏把槳一齊收起，驟然橫掃過來，從首至尾撞着我們船的全身，把我們的槳弄碎，使我們的槳手一個個跌在一堆。於是他們可以對於損壞的船從從容容任所欲爲了。這種法子是很巧妙的，而且顯出他們水上工夫的高明；但我們不是海上的熟手，我們打算不要這樣子和他們接仗。

我們敵人的船比我們所有的多三十隻，而且他們已挑選好了三十隻，作第一次的攻擊。他們的船破浪直來時卻是很好的景象，浪花從紅色船頭和幾百隻槳葉上四面飛濺起來。我們的船卻慢慢的前進。我們的人駐紮在那烏鴉的旁邊；逼近這怪醜的器具後面我們的兵士已排列整齊，每隻船都是這樣豫備好。現在兩方的戰船相距只一箭之路，兩方面都略爲互相射幾根箭來，但這樁事情不是弓箭所能解決的。

現在他們的一個船斜飛過我們的船頭。你能夠聽見他的撞角穿水的絲絲聲，和他們槳手

的喘氣聲。他們的船頭的右舷幾乎碰到我們的船頭，只聽得轟然像雷鳴一聲響，我們船頭的槳完全損壞了。但那行政首官手一舉，他的身旁放出一聲尖銳的喇叭的聲響，於是那條大木頭便驟然降下，那尖利的鐵嘴便深深的刺進敵船的甲板裏。他們不願在慌忙間，使他們的俘虜品，從烏鴉嘴裏逃去。現在羅馬的兵，百夫長當前的衝過懸橋。現在我們已在迦太基的甲板上，可以開始實行陸戰了——這正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其實並沒有什麼戰爭，因為迦太基的船上只有十八或二十個水手，那能與我們多他五倍的兵士抵抗呢。

我們第一次衝過去時，早已把他們所有戰士一概打倒或丟到海裏去。只要嚴密的監視，可以使他們的水手們安靜帖服；他們並且肯替我們搖船，正如他們替本來的主人一樣。所以那烏鴉的嘴便可以提出，而那懸橋也可以收回。那俘虜的船給我們勸說了一番，便很服從的搖到艦隊的後面去了。

同時各處都發生同樣的事情，使我們的敵人又驚又怒。這自然完全不能算爲體面的水上戰爭，但事實上我們已俘虜了許多船，而他們失了許多船。過了一時，他們失去五十隻船，而我們

一隻都沒有損失；於是他們便決意還是暫時停戰，等到明天想好對待這新奇戰術的法子，再來攻擊。他們剩下的八十條船，垂頭喪氣的向邁利進發，駛行得極快，我們要追他們簡直是沒有希望。我們於是便拋錨於港內，略為修理些我們的船，並且去看護我們死傷的人。

這就是羅馬的第一次海戰的勝利。他們以新造粗笨的艦隊和差不多一樣生笨的水手，竟使當時一個最強的海軍強國一敗塗地於一向稱霸的海中。隨便什麼東西不够報答這海軍提督雕易力阿斯（Dulius）的功勞。在公共會場裏，他們爲他建設了一根柱子，默綴上許多俘來兵船的撞角，稱爲『銅角柱』Columna Rostrata。此外他們又送給他許多特別的可疑的權利。他們公定每逢他夜裏從家裏出來，或回家去時，須要叫一家吹笛的人和捧火炬的人伴着他走。在我們看起來，這簡直是最巧妙而文明的苛刑。我們有時不免忖度也許是那上議院妒忌他功勞太高，想出這惡法子來苦難這素樸的，大衆崇拜的軍人。但雕易力阿斯是一個勇毅的人，或者這些吹笛人不停的煩鬧也不能分毫震動這古代羅馬人的神經。

第六章 探訪基督誕生前七一年時的羅馬旅程

我們現在要去拜望這『永久之城』Eternal City。我們既然和普通的旅客不同，不爲時間路程以及行旅的各種情形所限制，我們姑且揀定我們到羅馬時恰當惠思葩西安 (Vespasian) 和泰塔斯 (Titus) 爲慶祝克服耶路撒冷而舉行凱旋典禮的時節。我們也可以揀羅馬最有名的阿匹安 (Appian) 路走。我們從亞立山大出發，那大的運穀船，經過了許久的海程，現在快要收束了。我們已在敘拉古 (Syracuse) 港裏休息了二天，這個地方使我們回憶兩次可歌可泣的圍困——第一次是泥凱 (Nicias) 以及那雄武的雅典海軍和陸軍慘遭毀滅的故事；第二次是那嚴酷的羅馬人馬塞拉史 (Marcellus) 如何焚屠這城，以及偉大的阿基米得 (Archimides) 如何竭力想救這城，如何死於羅馬兵焚掠中的故事。我們已經駛進那意大利和西西里間的狹窄的海峽，順着南風的推送，穿出這海峽，漸漸離開右邊的里吉安 (Rhegium)。現在我們的船直向一八二海里外有名的坡促奧利 (Puteoli) 港進行。我們的船每點鐘可以走七海里；如果風勢不變，只要二十六個鐘頭，便可以到了。

一天一夜的安平航行，便把我們送到那不勒斯 (Naples) 海灣。我們於是繞過密涅發

(Minerva) 海角，離開左邊那座可愛的喀白來 (Caprea) 島，似乎提庇留 (Tiberius) 帝和他的荒淫無度的縱樂的餘影，還在那裏舞蹈。在我們的右邊便是那很有姿勢的維蘇威 (Vesuvius) 火山，滿山披着蒼翠，一點都看不出那幾年後可怕的爆發的凶兆，萬想不到這美麗的地方將來便會變爲毀廢的荒場。潘沛依 (Pompeii) 城就在那裏；離開城二里路光景，你能看見我們好友帕布力阿斯芬紐斯辛尼斯德 (Publius Fannius Synistor) 的別墅。在那裏我們預備睡一夜，第二天再和他同到羅馬城裏他的住屋裏去。

坡促奧利老實的居民，都擠到埠頭上來，看這新到的穀船。我們經過密涅發海角時沒有把頂帆放下來，所以他們老遠的便望見我們。沒有別的商船敢不卸下頂帆駛進這海灣，只有亞歷山大城來的穀船，方有各帆齊張的權利。我們的水手早已把錨預備好，當我們駛進埠頭時，我們把帆都收起，把錨拋出去，豁然一聲，水花四濺。我們的東道主的四輪馬車已在那裏等了。我們和我們的東西上車，於是車子便靠近維蘇威山坡，沿着海邊，向一蒼翠的山坡裏一座溫暖太陽光照耀着的白色的房子進發。(見註)

帕布立阿斯已在大門口等著我們了，因為他早已看見我們的車子由山坡跑上來。車子轆轤的來到庭中停住，我們便下來，滿心喜悅，因為我們現在可以申展我們疲倦的肢體了。帕布立阿斯的別墅是很小而簡單的，一半是住屋，一半是田園。他不過有時來這裏看看他的釀酒，榨橄欖油等事業，因為他的進款的一大部分，是從那山旁的葡萄和橄欖上來的。在天井裏，我們的左手邊便是住屋；我們的前邊，便是酒和橄欖的壓榨器；我們的右邊，便是儲藏室，裏面有釀酒的酒槽，和那藏油的大瓦器。

我們的行李收好以後，我們第一想到的事情，自然就是洗澡。帕布立阿斯就領我們到一所三個房間的洗澡室裏。他們的洗澡有三部手續——冷，溫，熱；我們洗好後便覺得通體暢快，旅程的疲倦一概消除了。我們不要有什麼伴侶；因為這別墅太小，只能容納帕布立阿斯，他的妻子克沁瑪（Maxima）和我們兩個，再多便住不下了。自然有兩個奴隸，但奴隸睡在什麼地方沒有人去為他們留心。我們吃夜餐的客堂不甚大，但壁上有很美麗的圖畫，有一幅古廟的圖是很可以看一看的。

我們倚着一張裝飾很美麗的，有燦爛的花點綴着的，馬蹄形的檯子上，一面吃喝，一面談談我們所經過的旅程。但這房間裏最出色的物品要算是銀盤了。帕布立阿斯和他的夫人對於他們自己鑑賞銀器的目光，很覺得驕傲。他們家裏頗有幾個銀器，就是羅馬的貴族看見了，也要羨慕的。你看這個美麗的碗，上有阿非利加的象徵畫；還有些杯子上面畫着奧古斯多 (Augustus) 大帝接受夷人稱臣的禮節，和祭祀朱匹忒神的典儀。這些東西就是和羅馬比較也沒有遜色。這裏還有一隻很特別的古式杯子，裝飾得別有意味。在這杯子的旁邊畫着希臘的詩人和哲學家，用露齒的枯骨來代表他們。這是一個『死的舞蹈』 (Dance of Death)；我們很奇怪爲什麼帕布立阿斯夫婦會把這種不吉利的東西擺在桌子上。但我們的主人和他殷勤的妻子萬不會覺得這凶兆是很靈驗的；將來不多幾年後，麥克沁瑪和她的奴僕逃避那可怕的維蘇威火山爆發出來的火灰時，把他們的珍品（那畫着枯骨的杯子也在內）堆積在釀酒室內，自己就死在那裏，隔不多時也變成一付枯骨了。在今天夜裏他們和我們的腦子裏一點都沒有想到那可怕的日子。

晚餐和談話後，我們老早去睡了，因為明天我們將有一長久而辛苦的旅程。羅馬人不喜歡寬大的臥室，所以我們睡的房間很小而且有些鬱悶；我們的牀並不見得大於船上的艙鋪。但疲倦是最妙的麻醉藥了，我們第一夜在羅馬人家裏睡得酣熟而且很够。

早晨起來天氣很好吃了一頓精美的早餐，老早就坐了一輛四輪驢車出發。我們帶好武器，而帕布立阿斯早已吩咐他在羅馬的奴僕來到阿克塞爾 (Anxur) 半路上迎接我們，擁護我們到羅馬，因為這條道路經過蚌迫太因低原 (Pompine Marshes) 的一段，是有名攔途搶劫的地方。今天我們要走小路，先沿着海灣到尼亞波利 (Neapolis) 於是轉進高地，到加普亞 (Capua)。從那曾經著名過的城，我們便走進亞匹安大道，一路都是整齊的磚塊砌成的，一直到羅馬。

第二天我們從加普亞的城門驅車出來，到那坦平的大路上。這一條長帶式的石路在我們面前，一路蜿蜒過去，大都是下山的趨向，因為現在我們又是向海前進。走了二十一英里的坦平的路，我們到了辛紐揖沙 (Sinuessa)，預備在那裏吃午餐；那替里尼亞 (Tyrrhenian) 海的藍色的水，就在我們的腳邊。那煩熱的午後的早段的時光，都消磨於那無可逃的午睡裏去了，現在我

們又要向福美 (Formiae) 進行。我們在老遠已能看見那有名的浴海水場，海岸邊的一帶白路，和山坡上蒼翠的別墅，都在那美麗的海灣的頭上。帕布立阿斯指點給我們看從前曾屬於西塞祿 (Cicero) 的一所房子，我們也經過安多尼 (Mark Antony) 所遣的刺客刺殺這著名的演說大家的地點。當我們驅車經過這忙碌的小城的街市，到我們的旅館時，天色已漸漸暗起來。

明天的旅程在我們心裏是最可擔憂的了。從福美出發，我們跟着這條曲折的路轉進喀鳩班 (Oreuthani) 山，那裏有許多的籐，掛着紫色的葡萄，鈎繫在無數行列的榆樹上。過了山，我們又轉向海邊。我們將到阿克塞爾時，這條路給我們一個羅馬人克服困難的技巧和毅力的極好的證明。這一點上，這條路向來是給那偉大的聖安琪羅 (St. Angelo) 崖所阻塞，所以旅客們必須爬過這危削的崖，再到這條路上。但近來羅馬的皇帝已經把這崖削進一百二十英尺，所以現在便有一條好看的坦路，繞過這大石的前面，而在大石的下面，有一脈泉水，潺潺作響。

在阿克塞爾地方，帕布立阿斯的四個奴隸，帶着武器騎在馬上，已在那裏等我們了。再過一兩英里路，便是危險的境界了。在我們的前面有二十多英里可怕的蚌迫，太因，低原 (Pomptine

Marshes)和這條路平行的(路到這裏不能和高原上造得一樣完好)有一條運河,有許多的旅客,情願由運河走,不願冒這陸路上的險。因為這裏不但路不平,而且還有許多沒有顧忌的強盜的騷擾。他們什麼都敢做,或者把旅客殺死,或者把旅客擄去賣為奴隸。運河上的船,或者是穩當些,但也時有給強盜截住的事情。但我們有衛兵,而且路上擠着許多人往羅馬去參觀那凱旋的典禮,所以在危險的一段上已派好武裝的兵士巡行保護。我們一直坐在車子上安安穩穩越過那低原,到了阿匹公共會所(Appii Forum),我們打算就在這裏過夜了。明天我們便可以看見羅馬了。

最後的一段路程,在真正的羅馬人看起來,是極神聖莊嚴的。我們離了阿匹公共會所不多時,便望見一帶碧山的峯頂,老遠的矗着。帕布立阿斯告訴我們這些山便是阿爾朋山,拉丁人第一次的殖民地阿爾巴隆伽——羅馬的母親——就在這些山坡上興起的。現在我們的路開始望上升到阿立西阿(Aricia)的險峻的山坡上,過了那山坡,我們便可以看見在我們右邊的阿爾朋湖(Alban Lake),也可以望見遠遠的羅馬的城牆和廟宇。但我們先要越過阿立西阿山

上的阻礙。無數羅馬專門的乞丐知道在這險峻的山坡上，就是最快的車子也只得慢慢的走，所以旅客們沒有法子可以逃避他們震耳的吵鬧和種種的煩擾。今天有這麼許多旅行的人，他們便全隊出發。這條上山的路兩邊夾着許多瞎子，跛子，肢體損傷的人，生病的以及強健的叫花子，和走來走去只包皮的骨骼們。你要是拒絕他們，他們擾鬧得更利害些，除非走過一輛更美麗更考究的車子和轎子把他們吸引過去。最好的法子是拿着一把小錢同時散在他們中間。

你只要這樣子一來，看呀，不可思議的奇事發生了！瞎子的眼睛也看得見了，跛子的壞腿也能行走如常了，損傷的手臂也伸出來了，許多可怕的傷殘癩爛頃刻間都忘卻了（再塗畫起來是極容易的），而這一隊齷齪叫花子便擠在一堆，爭鬪搶奪，分解不開來。你現在已前進了幾步，他們的錢還沒有搶完，後面又來了一輛人家的車子，於是這一羣的狼，又擁上去了。

現在越過阿立西阿山那邊的山坡，你便能望見我們旅程的最終的地點。從我們的腳底下直望過去，都是一片大平原——羅馬的坎判納（Campagna）平原。在這平原的西北方面有一帶碧山圍住。這些山稱為薩賓山（Sabine Hills），其中以梭拉克特峯（Mount Soracte）為最

卓越，很顯著的矗立於城外。羅馬城就據在這平原的中央；他的七座小山的頂上戴着鍍金的廟頂，和光耀的白石牆壁和柱子，而那條彎曲的河流反映着太陽的光。但這古城的城牆，在這大平原內和附城的郊野比較起來，簡直沒有什麼東西。你脚下這大平原差不多到處都是點綴着人家的園亭和別墅，四面都是如此的。在這大片的建築和綠色的花草裏，劃着許多直線，一齊裱合於城心，正如車輪的輻聚集於轂裏一樣。這些都是大路和那些從附近的山上把水帶到城裏，供給無數的噴水池和公共浴場的需用的闊水溝。下了山以後，我們的路便好像箭一般，毫無彎曲，經過十英里的路程，直達城裏。我們的路的兩旁都是許多羅馬貴家的墳墓，他們的名字差不多可以做爲羅馬史的索引。郊野的別墅漸漸擠密攏來，花園也漸漸小起來，街道也開始來了（我們雖然還在城外）。路上都是許多的車子，轎子，騎馬的人，步行的人，雜沓往來不止。我們可以聽得見喇叭的聲音了，一隊的武士向南而進，腳底灰塵飛揚，各種車馬連忙讓開一條路給他們走。他們的樣子很值得看看；他們經過戰陣之後，皮膚帶褐色，形容消瘦，他們從巴力斯坦（Palos-tine）和耶路撒冷的圍城戰裏，回來還沒有多時。

這裏是喀奔那門 (Porta Capena) 高聳於我們的前面。我們經過這陰暗的拱道，那馬細安 (Marcius) 水溝的水，時時從頭上漏下來，最後我們到了羅馬了。我們好像在浪漫的夢裏一般，驅車經過那塞維阿塔力阿 (Servius Tullius) 古牆，向右轉至克零 (Caelian) 和帕拉泰因 (Palatine) 山間，沿着微力亞 (Velia) 到厄斯啓來因 (Esquiline) 山坡上我們朋友的住屋那裏。

(註) 所形容的那些屋子，是在離潘沛依二里的波斯科李兒 (Bosco-reale) 城中，發掘於一八九四——九五年。所言銀器，並非虛造；發掘時都在製酒的大廳上女屍骨和二奴屍骨旁。帕布立阿斯券紐斯卒尼斯德確是此屋主人的姓名。麥克泌瑪這名字，是刻於幾件銀器上的。

第七章 拜訪羅馬住屋及城市

我們朋友的城裏住屋，和潘沛依的小別墅比較起來，要複雜得多了。他的房子並不見得高大，像隣右的幾所房子那般。西塞祿在帕拉泰因的住屋，值三萬磅，而西塞祿並不是一個貴族，只不過是一個成功的律師罷了。離此不遠有幾所住屋，價值十萬以至於五十萬不等。帕布立阿斯

雖然是一謹樸的人，不喜歡誇張炫耀的，但他的一座上等的小康紳士的住屋，頗也不惡；他將要領着我們走遍全屋，我們便可以曉得羅馬住屋的大概情形了。（見註）

這座建築佔一方的地，四面都是街市，這並不是說帕布立阿斯獨自佔領這建築的全部。普通羅馬人並不十分注重他們房子的外表，只要裏面能悅目就穀了。所以帕布立阿斯便把他的屋子前面和兩旁分成許多小店面，分租給許多店家，每年由此收入，倒也不少。我們在兩家店的中間的一個門上敲了幾下，在狹窄走廊上等了一會；守門的人由探洞裏看了我們一看，便把門推進門溝裏。我們走進裏堂，踏進門檻，只見上面寫着「歡迎」Mosaic 的字樣，是用各色小石塊砌成而成的。

在從前古共和時代，這個裏堂便通於羅馬住屋的最重要的房間。現在各房間多了，但廳堂（atrium）還是佔最重要的位置。這廳堂是一個大的長方形的房間，只有一個四方的天窗在屋頂的中央，一切的光線，新鮮空氣和雨水都是由此進來。就在這天窗下面放着一個沒有蓋的水槽，四面用有顏色的細石圍住。雨水從屋頂上流下來，經過磁磚做的噴水器，傾瀉於水槽中——

這種設備是很特別的，很能增進陰涼的，但自然不免潮溼而且不合衛生，於下雨的天氣更甚。地下是用各種顏色石鋪成的；牆壁的下段用深紅色油漆，上段畫着風景和神話故事的壁畫。靠近這水溝，放着家裏供奉的神道，並且爲他們還作一個神壇，算爲這屋子的特記。在這廳堂的四圍是六個臥室，又小又鬱悶，羅馬的臥室總是如此的。

在這廳堂的彼端，四根柱子上掛着幾幅很厚的幃帳。把中間的一幅幃帳拉開，我們便可以走進一間小小的房間，用圖畫裝飾得極輝煌美麗，地板是用好看的顏色石塊做成的。家裏的各種記錄都藏在這房間裏，只要看這房間的華美，就可以知道羅馬家庭如何重視他自己的歷史了。在這莊嚴的小房間的左邊，是主人的小圖書室，裏面還有一盒古時的寶石和古錢，這是他極得意的收藏。在右邊走過了一間穿堂，便是一間小小早餐室。

這穿堂直通於一個很好看的天井。這天井的四邊，有很闊的有遮蓋的洋臺，在這洋臺的柱子上繞着許多爬籐。有幾間臥房也通到這洋臺上。在這天井的中央，藏匿於一叢花草中間，有一個噴泉的池，迸湧出一線的水（從薩賓山來的水源）於日光中。一兩個美麗石像矗立於蒼翠間。

環繞於噴泉左右。總而言之，這裏蔭涼爽快，又有清脆的滴水聲，真可爲這房子裏最可愛的地方了，而在炎熱暑天的太陽裏尤然。

那寬大的餐室（就是有馬蹄形桌子的那一向）通於這天井的右邊；在這天井的左邊，是臥室；臥室的後面，還有廚房和別的工作室。最後我們穿過這天井背後的柱子，走進花園裏。這花園裏佈了許多有規則的花牀，花牀中五顏六色燦爛得很。還有一個柱廊在後，中間設備好一個夏天休息的地方。當氣候晴朗人人喜歡住在屋外時，他們時常把每日的幾餐拿到這裏來吃。

這就是我們在羅馬時所要住的房屋了；你們可以當他爲羅馬上中人家境遇寬裕的公民所住的房屋的代表了。總而言之，這種住屋固然很莊嚴，但後來奢華時代的人不免以爲這種住屋過於嚴冷，缺少真正家庭的安樂。但當時的羅馬人却對此很習慣，有許多的設備可以使現代的人戰慄的，他們却處之安然，不想更改。如果你告訴一個現代的婦人說，那可憐的麥克沁瑪住在油畫的牆壁，顏色石的地板中間，却沒有一個梳頭用的鏡子，那末她將要作什麼感想呢？麥克沁瑪所用的光滑的銀塊，她稱爲鏡子的東西，固然雕鏤得極美觀，但作爲梳裝用，未免太不堪了。

你千萬不要想這些世界的主人羅馬公民所住的房屋，都是和帕布立阿斯的一樣好。單在羅馬已經有四萬五千個平民區，都是那些高大的四五層的粗醜的房子，頂上幾層常常是用木料造的，所以時有火災的危險。靠近太伯河下流，那低溼的出產疫癘的地方，或就在我們腳底下的薩標刺 (*Sabotina*)，都是街道縱橫，又狹又曲折而又污穢，除了這些貧民飼育所外，沒有別的建筑。好幾千個人類就在這種情形下擠在一起，要談衛生清潔或禮儀，簡直是夢話了。所以這莊嚴的羅馬外表固然很華麗，中間却含着污穢不堪的一段。你只要在薩標刺兜一小圈子，便可以看出了。但是或者關於這一方面，羅馬和別的大都市比較，不見得有什麼兩樣。底比斯 (*Thebes*) 和巴比倫就不讓於羅馬了；而如果在那遼遠的雲霧中，不列顛島裏也興起一個大都市，和羅馬一樣大（這好像是不可能的夢想），那麼在這都市裏，一定也是光華和污濁，錦繡和破布，白石和泥土，結成一個奇異的混和。

但是無論如何，凡羅馬竭力求華麗的地方，他的華麗一定不會不及人家的。我們清早起到城裏兜一轉時，就可以看出這句話的真確了。我們很開散的從厄斯啓來因山走下，向費約拉皮

卜納 (Via Tabicana) 附近的外牆走來。在這裏我們方開始走時，就瞧見一所建築，使人驚慕。門前規模很壯大，用很珍貴的白石蓋護着；有寬大的廳堂和應接室，顏色石的地板，環立着過去的帝王及英雄的石像，牆壁上畫着耀目的油畫，旁邊還有一個小小的但很華麗的朱匹忒神的廟——這所建築到底是什麼呢？這是市設的警察隊第二旅和救火團的總機關！羅馬有這樣子的七隊的人員，每隊自己都有一座極華麗的房子。你如果以為這所建築是很好，那麼你看見第一隊和中央機關的房子時要怎樣的稱羨呢！

說到警察和救火團，使人想起他們所做的事業。他們住的房子固然是考究但在羅馬或別處當警察（羅馬或者更甚）並不是一個舒服的差使。老實告訴你，警察們在這城裏很不受人的敬禮。警察長常是一個極有勢力的人，並且他也常常從他的本任升任爲埃及總督，再升做近畿軍隊的總指揮 (prefect of the praetorium) ——羅馬軍人的最高的榮譽了。但這並不能阻止那些街上粗俗的羣衆擲揄他們；警察長和火夫走過街上時，追在後面的，稱他們爲『柏油瓶』爲什麼他們得到這個粗鄙的綽號呢？因爲救火員每當值差時，除了一把鏟和斧頭外，身邊還帶

一個盛水的瓶子，用藤條編的，外面塗着柏油，使水不會漏出來。

羅馬的救火員，不怕沒有事做；因為羅馬時時有火災發生，不是這裏，就是在那裏。從那一次尼祿 (Nero) 在位時的大火燒毀了羅馬房屋三分之二，到現在只不過六年內的事情，現在還有許多很大的黑地顯明焚燒最利害的地方。每隔了幾時總有一次大火發生，至於小火災則天天碰得到的。有時燒得恰好，沒有蔓延到別家，鄰右的居民聽見被災的主人談他自己的損失時，很不以為意的掩口匿笑。那時也沒有保險公司，但如果你是個能幹的人，時常替鄉鄰人家做事，那麼你的朋友們會替你募集一筆款子再造一所比從前更好的房子。你看這所很考究的新造的房子。屋主是一個沒有什麼名氣的紳士叫做通集利安納斯 (Tongilianus)。他爲了這座房子花了（或不如說，他從朋友那裏搜刮得來）一萬塞史脫斯 (Sesterces)（羅馬古錢名）。他在這可怕的火災以前住的房子只值兩百塞克脫斯！所以禍災有時却埋藏着幸福，也未可知。

但除了當救火員以外，警察們還有一樁很重大但極難辦的職司——就是保持公共治安的責任。羅馬是一個大城，人口既多，流氓的份子自然也不少，也許他的流氓的份子，比別個都城

更多些，因為他是當時世界的中心。而且當時有一個情境，使得警察們很難維持秩序，保持街上治安。將來也說不定會有一個才能出衆的人發明一個法子使街道上夜裏明亮，但現在還沒到這時候呢！在羅馬許多狹窄的街道上，無論到那裏都找不到一盞路燈。你想想看，一個居民一百五十萬的城市，包含着極富的到極窮的人，街上沒有一星火可以引導走夜路的人，成何景象！他們自然可以自己帶着火光——一束冒煙的油滴滴的火炬，或者一盞近似燈籠的東西（銅做架子明角做罩子），但這些笨拙的法子，只不過使黑暗格外顯明而已。

這種情形的結果，就是一到暮夜，各種的店都關鎖起來，那陰黯的街道，呈出一種陰森不祥的景象。你如果天黑了多時，還在街上走，你就冒了險了，應得帶着兵器和你自己的奴僕，以防到處出現的劫殺搶奪的事情。有許多人夜裏出來，只不過打算從一條街到別條街，但結果却走了一大段路程，第二天早晨給人家在太伯河邊離奧斯替亞半路的地方撈出來。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危險。一把火炬和兩個護衛的奴隸可以抵禦一賊，但如果作碰到一羣貴族少年從一個宴會吃醉了回來，你還是立刻逃避爲妙。因為這不是一兩個奴隸所能保護你的。就在沒有前幾天的

夜裏，帕布立阿斯的一個很體面隣人，撞到一羣這種喝醉的貴家少年，他們侮辱他，打他，剝掉了他的衣服，把他丟在地上不省人事而去。第二天警察找到他的時候，幾乎凍死了。這些夜裏巡行的警察，固然也很竭力補救，但這個事業不是他們所能做到的，除了街上有燈光而且有很明亮的燈光，羅馬的街道永遠不會安全的。

我們已說了許多關於羅馬警察和無賴的事情，現在我們要談到羅馬的城了。我們走過厄斯啓來因山和客林山中間一條路，到許多工人在大雷維安圓形戲場 (Flavian Amphitheatre) 舊址工作的地方，於是轉南至客林和帕拉泰因中間，越過馬克息馬斯競技場 (Circus Maximus) —— 一堵圍牆圍住的廣場，爲競賽兵車之處。那所臨於競技場的房屋曾給加力苟拉 (Caligula) 帝拿去作爲皇宮的一部份，因爲他極其喜歡看兵車的競走，所以他要靠近這廣場而住。現在這所房子已經變爲宮裏的家臣的學校了。你還能看見有幾個貴族子弟在裏面做各種運動的遊戲。他們和別的學校裏的兒童性質沒有什麼不同。你看有幾個人，在牆壁上塗寫着：『哥林塞斯 (Corinthus) 離校了！』『馬利安勒史阿弗 (Marianus Afer) 離校了！』後來這兩

位——苛林塞斯和馬利安勒史——在這廣闊的世界上到底變成怎樣的人？我無從知道。有一個小孩好像有些美術的嗜好。這裏是他畫的圖畫——一隻驢子正在轉動磨子；他底下寫的什麼呢？『小驢子，努力工作，正如我工作一般。將來你會得到報酬的。』小孩子總是小孩子，不會因為他們的學堂居於羅馬都城，或他們的學堂戴着嚇人的名字巴代高經（*Padagogium*）而有什麼特別的。

現在我們向右，轉走上維克斯脫斯格斯（*Vicus Tuscus*）向羅馬公共會場熱鬧的中心而進。我們向前走時，一路碰到許多人如河流般繼續不斷的擁過；和我們同一方面進行的，也有許多人。這裏是一個議員坐在他的奴隸抬的肩輿上，很藐視的望着這大羣的平民。在他後面跟着一大隊的爲他服役無職業的人，靠着他的賞賜而生活；在公共地方替他吶喊，私底下替他做一切卑鄙的事。

這裏又來了一乘轎子，比前面那一乘更爲華麗。在從前共和時代這種轎子總是蒙蔽著，因爲那時的羅馬婦人不歡喜出頭露面。那時她們以在家裏紡織爲極榮譽的事，就是不得已而出

外時，總是竭力避去虛張鋪排。但風俗已經變遷了。現在的羅馬婦人什麼地方都能走，什麼問題都是要插嘴，什麼壞事都要染指，以招搖過市引萬目的注意爲得意。所以現在米理雅（Julia）或森普洛尼亞（Sempronius），或無論什麼婦人坐在開露的轎子上，一點都沒有羞澀的態度。她的手臂和手指帶着耀目的金銀珠寶，她的鞋子也綴着發亮的寶石——一個極妙的虛矜和傲慢的寫真。她今天的這華麗的服飾和梳粧，不知費了多少的奴隸的鞭扑和眼淚得來的。因爲這驕矜的羅馬婦人，從來不肯降低自己的身分，和這些鹿豕般的奴隸說話；肯用手指頭來表示她的命令，已是極低的限度，如果再不懂，那麼鞭子便是這可憐的婢女的最輕責罰了。

您走路時當心些，因爲這條路可以算得羅馬街道中最不平的了。這條路是包給咪里茲（Verres）造的。這咪里茲是一個無賴，因他在西西里所做的種種暴虐和欺詐的事，曾給西塞祿痛斥過的。他在這樁事上，給羅馬上個大當，他是素來如此的。這條路造得太壞了，以至他自己從來不肯走這條路，情願兜別條遠路走。你看剛纔走過的那個人，披着埃及的白色細麻的長袍子。他的雍光的頭，他的褐色的瘦削的面孔，他的滑溜溜的眼睛，告訴你他是埃西（Eusebius）神的僧侶，

這個埃西是埃及的大女神，近來在羅馬祀奉的人極多。這些埃西僧侶切不可和他們親近，因為羅馬所有的種種迷信和罪惡，都奔投到這奇異的東方信仰之下。如果羅馬發生一個不法的陰謀，你差不多可以斷定裏面主謀的人總有一個埃西的僧侶。

現在我們已到了公共會場。我們仔仔細細的四面觀看，因為世界上再也找不到這麼華麗這麼富足的地方呀！我們走到這公共會場的角上時，但見右手邊有一座卡斯忒（Ceston）和坡拉克斯（Polux）的廟，就建在那雙生弟兄來報捷時洗馬的泉水的地點。這座廟雖然也很莊嚴，但和左邊的大建築比較起來，就未免有遜色了。這個大建築就是那有名法廷的房子（court-house），也稱爲巴細利加朱理雅（Basilica Julia），法廳建於愷撒的手裏，完成於奧古斯都的時代。你如果能擠進人羣（因為現在審問一件震動一時的案子）你能看見那八十位審判官坐在案前，下面兩邊排列着一般有名的律師，有的替原告控訴，有的替被告辯護。那寬大的廳堂和兩邊的圍廊塞滿了許多充滿興味的觀審者，幾乎透不出氣來。

在法廳和雙生兄弟的廟的中間，靠近你的身邊就是羅馬歷史上最可慘的悲劇發生的

地方。從前有一時這裏列着一排的屠肉店，那味錦尼阿斯（Virginius）就是從這店裏搶過一把刀來，把他的妙齡女兒維基尼阿（Virginia）刺死，因為除了這樣，沒有法子可以把他的女兒從屈辱裏救出來。在你的左邊白石欄杆裏面，又是一個羅馬傳說裏神聖的地點。因為據紀載上所說，在很古的時代，這公共會場的中間忽然裂開一個大缺縫，沒有法子可以填補。於是他們祈求神道，神道回答說，等到羅馬最寶貴的東西丟在裏面時，這缺縫方能合攏來。於是這個擲進他的寶貝，那個也擲進他的珍寶，但是毫無效力。後來有一個羅馬的少年叫做馬卡斯庫耳齊烏斯（Marcus Curtius）全副武裝騎在馬上，叫道：『羅馬的最寶貴的東西是他的青年的生命！』說完，縱馬而進，連人帶馬跳進這黑暗的深洞裏。於是這缺縫便合起來；當時在場的人都驚得呆了，這地方自此後就奉為神聖，受人敬禮。

現在我們轉向左邊，越過那拉格斯庫耳齊烏斯和那環着方場的柱石，望西看那市場的盡頭。在那西邊天際擋住吾們眼界有一座客匹多來因山（Capitoline）。在他的南方的橫嶺上有一簇華麗的建築——康科特（Concord）的廟，我們現在新皇惠思葩西安的廟，奉祀十二神道

的廟，公共紀錄的堅實的石屋，而那個冠絕羣屋巍然特立的，是那個宏麗的朱匹忒神的廟（朱匹忒是羅馬諸神之祖）。那邊在那北方的橫嶺上是羅馬古代的礮壘，旁邊是那朱諾內塔的廟（Temple of Juno Moneta）。錢就是在那裏鑄的，所以此後凡鑄錢的地方都稱為Mint。在這橫嶺的陰黯的巖石上，是那個可怕的塔力亞納牢監（Tullianum），許多的國事犯在這裏消磨他們的餘生，或遇到迅速激烈的死。

在客匹多來因山下公共會場的後面，站着一座美觀的薩騰神的廟。在那方場的西頭造着一座高臺，白石欄杆圍住，上面用擄獲來的船的銅撞角做裝飾品。這個臺就是那有名的羅斯脫拉（Rostra）。羅馬的領袖，在國家有大變故時，常在這上面對羣衆演說的地方。許多有名的人如提庇留（Tiberius）、給雅斯、革拉古（Gaius Gracchus）及後來的西塞祿和他的政敵和騰細阿斯（Hortensius）等的演說的聲音，常常從這臺上傳佈到全會場的四方。這上面固然有許多演說勝利，也有不少悲劇發生於此。在美立阿斯和薩拉（Sulla）為主君的時候，凡戰爭中許多失敗者的頭顱，常掛在上面示衆。那拉丁的最有名的演說大家西塞祿被殺之後，主謀殺他的

馬可安多尼 (Mark Antony) 命令把他的頭顱和兩手，釘在他從前演說地方的欄杆上。我們一想到像安多尼這樣一個軍人竟對已死的敵人加這種侮辱，而他的妻子法爾維亞 (Fulvia) 又到臺前帶着譏笑注視這死人的面孔，且從頭上拔出一根髮針，刺穿這從前滔滔喜辯的舌頭；我們却由此便可以曉得羅馬人的男女人格墮落到什麼地步了。

這演說臺的南頭豎着一塊沒有什麼人注意的石頭，但這石頭却自有他重要的地方。因為這石是里程的總標記；世界的道路的度量都是以此為出發點的。這高臺的北頭有一個很奇怪

的柱子，是一個有名的古代的紀念碑。這碑就是雕易力阿斯紀念碑，為我們那個老朋友給雅斯

雕易立阿斯 (Gaius Duilius) (就是到處有吹笛的人陪着走的那個人) 打退迦太基海軍於漢利的得勝紀念而建立的。那些突出的怪醜的東西，就是被擄的迦太基兵船的撞角。

我們回去之前，不妨看看這公共會場的北首。靠近那方場退後一點，就是那議院的房子。這所房子沒有什麼特別可以引人興趣的地方，因為還是新的，造得只不過一百二十年的光景。那個有名的古老的建築——曾聽過五百年內的許多有名辯論，目擊過許多的凱旋和悲劇；當坎

泥 (Cinnae) 的慘殺的信息到時，也曾看見許多人頭的俯伏；當撒馬 (Zama) 的勝利的信息到時，也曾回應過人民歡呼之聲。基督誕生前五十二年，在那個有名惡徒帕布力阿斯克羅狄阿的葬禮時，羣衆一時暴動，把這偉大的建築燒掉了。這座老建築除了他的古遠的紀念外，沒有什麼好處了。在羅馬這可以算是最森嚴陰冷的地方，就是在冬天最寒冷的時候，竟然沒有法子可以使他溫暖。那些議員們巍然在那裏發抖，鼻子通紅，牙齒互相震磨，無論你辯論得如何熱烈，也不能消除這冷氣。據說在西塞祿時有一天正月裏，天氣冷得不可支持，議長不得已宣佈散會，而那些街上無知的羣衆不但不表同情於他們，反而笑他們，對於他們的青紫的面孔，發抖的手，加以嘲笑。現在這新的議院房子比從前的舒服得多；但舒服雖舒服，而議院的聲威已經消滅無餘了。現在議院的行爲或主張，差不多沒有人去理他了。

在議院的前面放着一塊黑色石板，用兩根獅頭的柱子守護着，前面還設著一個祭壇。這個有名的黑石是羅馬的最神聖的古蹟，因為據祖宗的傳說，這裏就是那個白日昇天的繪繆拉斯（羅馬的創立者）肉身的葬地。在這議院的東邊就是那個小小的哲那斯 (Janus) 神（兩個面

孔的神道)的廟,他的廟門非到羅馬完全沒有和別人戰爭時方可以關起來。再過去便是書店的街,許多嗜書的人都來這裏購買那些價值高貴的羊皮卷子,不過極少數的富人方有這權利。再過去又是一個莊嚴的法廳的房子,巴細利加伊密力亞(Basilica Aemilia)廳。這樣子,我們已經把這公共會場的各處都兜過一遍了。

我們今天一天所看的已經不少了。無論如何我們已在羅馬的中心;我們所看見的種種光華燦爛的東西,目不暇給,恐怕在世界無論那裏同等大小的地方,找不到這麼許多好看的东西。我們過幾天既然預備參觀惠思葩西安泰塔斯(Titus)的凱旋典禮,我們現在可以不必過分遊覽,免得疲倦。所以我們便離開這公共會場以及他許多榮耀的,災難的,英武的,屈辱的,種種紀念,經過了這神聖大道(sacred way),向東步行,回到厄斯啓來因山上帕布阿斯的房子裏。

(註)上面形容的那些屋子,就是在潘浦依的著名的刺黎府(House of Pansa)。足可代表羅馬中等小康之家的房屋。

第八章 凱旋典禮

現在我們有機會看見這永久之城的最華麗的盛會了。你曉得羅馬人是生來當兵的種族，他們公決得勝的將軍得勝回來時，可以有權利帶着他的兵隊以凱旋的典禮穿過城市。這種榮譽是羅馬最高的榮譽，非得名稱其實不能亂送的，並且也不能輕易賜給沒有什麼大意義的勝利的。到後來却不然了，羅馬的皇帝只想加增自己的光榮，不免把這典禮只當做他們的玩具，把身價降低了。譬如加力苟拉(Caligula)帝派了兵到海峽邊拾幾塊貝殼，便也舉行起凱旋典禮來；尼祿帝因為他在奧林帕的競技(Olympic Games)裏得到了對衆唱歌的榮譽，也舉起這典禮來。但真正的凱旋的條件是很嚴的。這得勝的將軍一定須是單獨作戰不依賴別人的；他一定要沒有打過敗仗，而且無論在那一點都要完全得手的；他一定要安安穩穩的帶着得勝的兵隊回來。條件中最緊要的，就是他的兵隊一定要在一仗內，至少殺死五千個敵人，這可以表示羅馬人的嗜殺了。

現在我們預備去看的凱旋典禮是為皇帝而舉行的，但却不是像加力苟拉和尼祿般的胡鬧的。因為惠思葩西安和他的英武的兒子秦塔斯曾和敵人死戰過的，他們的敵人的利害，不是

因爲數目多，却是由於他們困獸之鬪的勇氣。那耶路撒冷之圍，泰塔斯雖然到底成功，但在羅馬許多已往的攻圍中，可以算得最可怕的了。他們國皇父子們大概要極力鋪揚，使這次的凱旋成爲羅馬史上最壯盛的了。因爲惠思葩西安雖然意氣頹唐，然而他的兒子知道炫耀他的武功的價值，可以維持他已得的名望。

現在各種設備已經安排好了。國皇和他的兩個兒子泰塔斯和杜密善現在還住在太伯河對岸城牆之外，因爲羅馬自古的習慣是凡得勝的將軍，沒有得到可以舉行凱旋的見許以前，不可以進城的，否則他的這個權利便作爲取銷。議院在太伯河外屋大維亞門 (Portico of Octavia) 集會，接收請求舉行凱旋的繞著桂花的信，隨後皇帝和他的兒子親自來請求。這不用說了，國皇有什麼請求議會總是容納的。於是議會便公決舉行凱旋典禮，那典禮便在今天舉行。

從一早上，天還沒亮時，全羅馬已在騷動了。每天應做的工作也想不起了；不論老小貧富一羣一羣的幾千幾百在街上等着這遊行儀仗的前來，且不時發出一陣陣的呼喊：『勝利呀！』

『To Triumph!』有的人喜歡老早就跑到太伯河彼岸凱旋路 (Via Triumphalis) 上去迎接這

得勝的軍隊。有的人別有嗜好，喜歡在角上，看他們經過了寶林公共會場（Forum Boarium），在這角上轉個彎，由薩克喇路（Via Sacra）向公共會場去。但我們要在這邊岸上看這長列的儀仗慢慢的走過得勝橋（Triumphal Bridge），然後我們再穿着飛鞋，飛到客匹多來山脚上，看這兩個羅馬的地上神道惠思范西安和泰塔斯如何去拜望他們的天上弟兄朱匹忒神。

所以現在我們便在這裏隔橋望着那凱旋門，這華麗的儀仗必須從這裏來的。皇帝和他的兒子又和議員們在屋大維亞門相會。他們虔敬的禱告，嘗些兵士們吃的酒筵。現在在城外他們正在獻牲祭神，穿上繡金的紫色袍子——這是每個得勝將軍必須穿的。聽呀！那喇叭的聲音表明這儀仗已經發動了。城裏已經走進幾個父老和幾個開路的荷斧帶棍的官吏們。我們不是來看他們的，好看的东西還在後面沒有來呢。

鐵甲的閃亮和許多喇叭的怒號，預報這大隊的來臨。這裏是一隊吹喇叭的人，金冠紫服，他們的喇叭從他們的嘴裏彎到腋下，再彎回越出肩際，闊大的喇叭口在他們前面發聲。這裏來了很值得跑出來看的東西——在敘利亞（Syria）久戰裏得來的俘獲品。這裏是金銀銅鑄的有

凸凹花紋的器皿，雕刻得極精美的牙寶座和牙床，以及最華麗的太爾（Tyro）顏色染成的長袍和掛氈等織品。現在各地方獲來的一切珍寶都在這裏了——皇冠，頸環，一堆堆的金子和閃爍發光的無數珠寶。有一個猶太的史家說，這正像一條珍寶的川，流過街上，旁觀的人看得呆了，心裏奇怪爲什麼一向把這東西當爲希罕呢？那些護着珍寶走的兵士，也裝飾得極考究，穿着繡金的紫色絲衫。

他們的後面便是許多銅像，銀像，和金像，駝在幾個喘氣的兵士肩上。這裏來了一羣敘利亞和阿喇伯沙漠上的各種動物，其中有訓練好打仗用的象和駱駝；他們闊厚的腳底，踏着羅馬堅硬的石路。但那些用以點綴凱旋的，身穿華服面帶苦色的，到底是誰呢？他們中有的（以女人和小孩爲多數）流眼淚，有的恨恨的向前直走，目不旁瞬，什麼東西都看不見，有的回過頭來對那些張開口叫喊的羣衆看看，帶着輕藐和仇恨的表示。這些人都是耶路撒冷的俘虜，他們竭力守護這聖城，直到爲飢饉和瘟疫所驅迫，母親吃兒子，壯男死於守所，道路上的死人比屋裏及城上的活人還要多；方始給羅馬攻陷。他們年輕和好看的幾個，要賣爲奴隸，有的要押去做羅馬海軍

的槩手，有的要死於互相鬪殺中，或死於和野獸博鬪中。在羅馬的凱旋日，他們想起他們的前途，他們已往的損失，他們的神聖美麗的廟宇給人家燒掉，怪不得只有怨恨和悲憤的面孔。

現在來了背在軍中最健壯兵士的肩上，幾個攻陷的都城的模型，後面跟着一幅大圖，畫着戰爭中各種事情。這裏你看得到這次大戰裏的召集兵隊和征程等等寫真——雙方衝鋒的接觸，打敗的主軍的奔潰和殺戮，用鎖練引去的俘虜，陣伍的展開去包圍那個被困城池，攻牆機和飛石車的前進，礮壘的坍塌，壓死許多人，以及最重要的耶路撒冷的最後的焚掠——一切都是很慘酷的寫實的，以娛樂那殘虐的羅馬人，因為他們非得看見這樣的種種的可怕的事情不會心足的。

我們以為後面的那些俘掠品比這粗俗的戰爭的誇耀要有意義得多——一個金製的桌子，一個奇異的金製的七燭蠟臺，幾個祭壇上用的金製的器皿，幾個銀製的喇叭，一幅藍色紫色猩紅色的細麻織成的帷幕，一雙粗糙石板，上面刻著古字。這些都是耶路撒冷廟裏最神聖的餘燼，除了大僧侶外，從來沒有給俗人的手所觸過，俗人的眼所看過。現在薩標喇最低微的下等流

眠，也能對於這些東西加以侮蔑，加以嘲弄。在這些東西的後面，跟着一個想保護他們而不能的人。他是幾沃拉（Giorgas）的兒子西門（Simon），是勇敢中的最勇敢的人，熱心宗教中的最狂熱的人。他如狂如醉的一尺一寸的守護着耶路撒冷，在城門外和敵人死戰，等到敵兵已進城門，他仍舊拚命的抵禦，不論羅馬太子如何勸他投降，他一理都不理，好像沒有聽見一般。西門穿著黑色衣服，練條鎖住，他的距死的期間和這遊行所需時候（從我們所站的地方到客匹多來因山脚上）一樣的長。

現在羣衆問起了一陣急迫期望的尖銳呼聲，因為『勝利』的金像已經出現了，後面跟着當日的英雄，惠思範、西安和他的英武的兒子泰塔斯；各坐在一輛四隻白馬拖住的金車上；還有一個兒子杜密善騎着駿馬在他的父親的車子邊走。一聲雷響般的吶喊『勝利呀！』把地都震動起來，預報他們的來到。當那披着桂花圍的馬慢慢的走過時，我們可以好好把這兩個把聖城攻下的人的樣子緻細的看一看。惠思範、西安身材魁梧，但帶些俗氣；他心裏也許很看不起他自己所做的的事情，很憎惡這些虛耗無謂的做作；也許要打盹（正如上次尼祿唱歌時，他打盹，幾乎因此

失去一條命，祇因爲這車子震動得利害，坐又不舒服，所以沒有睡熟。但泰塔斯的樣子和舉動，都非凡有精神。

他和他的父親今天算是代表朱匹忒大神，所以他穿著金邊的紫色寬袍，正如廟裏的神像的服裝一樣。他的兩臂束着金鐲，頭上戴着鍍金的桂花圈。最奇怪的，便是因爲朱匹忒是漆着丹朱，所以泰塔斯也塗上一層一英寸厚的顏色去模仿他，他的手上和漂亮的面面上給這一層塗抹，弄得不像個樣子。所以羅馬雖然自以爲是過去文化的承繼者，但心底裏却還埋藏着年代久遠不可消磨的野蠻人的嗜好。泰塔斯的紅手裏擎着一個頂上有一隻老鷹的象牙笏，他的駿馬教一個穿紫帶金帽的女孩子來引導，這女孩算是代表羅馬的。在車子的踏步上，皇太子的後面，站着一個奴隸，時時俯下，靠近他的主人的耳朵，低語道：『愷撒，須要記得你仍舊是一個人呀！』這是不錯的，就在這樣榮譽之中，什麼人都要死的；正如那個快要死的西門一樣。

這些得勝者過去了，呼喊的聲音也跟了他們，經過這凱旋門。現在接上來便是兵隊，走了許久還沒有走完，他們嘴裏唱着粗短的軍人歌，時時拿長官來頑笑，因爲在這快樂自由的一天，軍

人可以自由放縱而不禁的。同時我們利用飛鞋，立刻到了客匹多來因山脚上。在我們上面白石階沿的頂上，豎立着三根朱匹忒廟的金紫輝煌的柱子。惠思葩西安和他的兒子下車慢慢的一步步上去向廟門而進，但他們還不直接進廟。這些偉大的得勝者，還應得替他們再舉行一個小小的典禮呢。

那些荷斧帶棍的官吏們走到黑衣的西門前，惡狠狠的把他抓住。他們把他帶到公共會場那裏，很暴虐的把他鞭打一頓。現在西門已滿身是血，半死半活了；他們很無情的又把他拖到陰暗的曼麥特 (Mamerthine) 地窖內；這地窖就在那得勝者所在的華麗的廟的底下。他們把西門摔進一個可怕的地室裏去，這地室就是塔力亞納 (Tullianum)，許多羅馬的仇敵喪命在這裏。有一個劊子手已在那裏等好了，一下斧子立刻把他的一切痛苦消除了。這血肉模糊的屍首，便拖去丟在太伯河裏。我們不是說過羅馬有幾件事情終究沒有脫除野蠻氣嗎？

在上面廟門前，那得勝者還等候着。一個官吏連忙跑上階步深深的對他的主人們鞠一個躬，說一個字『Vixit』(就是『他已死了』的意思)。西門已經死了，這兩位地上的神道已辦好這

麼高貴的事業，現在可以安妥穩穩的走到他們的哥哥（上帝）的前面。他們便走進這聖所，以感謝和頌讚的誠意，對着這朱匹忒神像俯身行禮。於是泰塔斯把一枝桂花放在這神道的手裏，又把他自己的金冠放在神的膝上，表示擄獲來的最重要的東西，都是屬於朱匹忒神的意思。最後貢獻了許多犧牲，已差不多天黑了。羅馬全城於是舉行大筵會，到處都是照耀着燈光，火光，充滿了歡呼的聲音，而西門的殘餘的屍體流下污濁的太伯河向海裏去了——向天地控訴羅馬人的鐵石心腸，雖在歡樂之中還不能發一點慈悲心的。

第九章 競技大戲場 (The Circus Maximus)

你大概早已知道羅馬人如何狂熱的嗜好他們的競技娛樂。自遠古到最近代，他們這個性質從來沒有變過。在共和傾覆以前的四百年內，這種競技已成爲每年必須舉行的典禮了，而且還有特派的高等官吏去督辦。在帝國時代對於這種娛樂的嗜好，一天增加一天。這競技，不是每年幾次大節要不要舉行的問題，而變成幾乎一有機會便舉行起來。要撫安這吵鬧不寧的羣衆，

使他們不至於變亂，唯一的妙法子，便是時時給他們不收費的食物和競技。『麵包和競技！』這呼聲凡知道人心傾向的重要的羅馬君王，不敢不竭力敷衍的。

你一定要懂得羅馬的競技，和我們現在溫和的角力，賽跑和跳高等競技，性質完全不同，就是和希臘的運動節時舉行的嚴肅的競技也是兩樣的。在羅馬的競技中比較的要算最和平的是車賽，但是也不能說驅車的人沒有墮重折頸的危險。他們真正的競技，是看人和人互相殘殺——角鬪者互相砍斬，互相刺擊；人拿着不中用的武器去和凶殘的野獸格鬪；人工的池裏的海戰，教奴隸們乘着小艇互相撞擊，模仿薩拉密斯 (Salamis) 和邁利的大戰，直到池水盡紅方止。羅馬人的殘忍特性，最歡喜看這種事情，他們的嗜戰好殺的心，一年年的增加，到後來這種競技變得慘無人道，非筆墨所能形容的了。

今天我們要去看看這最有名的殘忍的表現，等到你不能再看下去時我們就走。我們只須對於時時舉行的競技略爲窺目，因爲我想看一個榜樣已經毀了，不必把他各種慘酷的序目一齊看完。今天這一天你要看見羅馬的最華麗的地方，也是他的最墮落的地方。今天泰塔斯 (凱

旋日我們已會過他)要爲夫雷維安戲場(Flavian Amphitheatre)開幕而舉行羅馬從未有過的最壯麗的競技，這戲場就是現在我們稱爲 Colosseum 的那個「耶穌誕生後八十年。」

這幾星期內羅馬人嘴裏所談，無非是這競技的事情。只要有一面之情的人，多會在街上把你拉住，告訴你新添了幾隻希奇的動物，要在那一天參加那九千野獸的隊伍內；他們大概都要在那一天要命的。他對你滔滔不絕的批評羅馬各派角鬪代表的長短；國皇從加普亞(Capua)帶來的幾個格鬪名手如何利害，等到你聽得不耐煩了，他還只顧談他的。你剛從一個大談野獸和角鬪者的人逃開，又給一個會說的人拖住。他又告訴你國皇如何打算佈置科賽喇(Coryra)和科林斯(Corinth)的兩海軍隊的水戰。他能告訴你參加這水戰的幾條船的名字；如果你肯再聽下去，我敢說他一定也能告訴你船裏一個個水手的名字。羅馬人似乎只爲競技而生存，所以我們有時希望這些表演還是早點過去了罷。

這大家期望的日子終究到了，我們先從最和平的兵車競賽看起。羅馬人對車賽沒有十分注重，以爲不及勇士格鬪的好看。除非有一個不幸的駕車的人，因轉彎太急，折斷了頭頸，和半打

的肋骨，方能引起他們的興味。但作爲賭賽和爭鬪用，他們却也很喜歡看這白，紅，藍，綠四隊的競走。所以我可以預料我們到時，這看座已經很滿了。

這裏來了從朱匹忒廟下來的隊伍。在這隊的頂上是一個行政官暫充車賽的監督，因爲泰塔斯身體欠佳，暫時保養一會，等到會場裏正式的儀節到時再出來。這監督的服飾和得勝的將軍一樣，穿著金紫的寬袍，手裏擎着一個金鷹頭的象牙笏；一個奴隸站在他的雙馬的車子的踏步上，捧着一橡葉的金冕。後面跟着他的隨從的人，穿着白袍。接着就是羅馬最英俊的少年騎在挑選好的駿馬上。再後面便是那些參與競賽的車夫們——阿表里烏斯代沃克里斯（*Appuleius Diocles*）（車賽中狡滑的老手），模爾人克里生斯（*Crescens the Moor*）（面色黑褐）

以及別人等；和騎兩馬的人，跳舞的人，及音樂隊。最後（你要記住這是神聖的事業，宗教的典禮）便是各宗的祭師們，帶着捧香的人，神器和許多神道的聖像，都放在轎子裏，或四輪的馬車上。

我們跟着那末了一個放神像的車子走。這一隊的人馬曲曲折折的穿過公共會場，維拉白倫（*Velabrum*）市場到那牛市；從那處穿進這競技場的大門，在場裏很嚴肅的兜一圈子，然後

各就本位。那監督坐在裁判官的席上正對着競賽場的終點。

這競賽也許可以繼續不斷的賽一天，但我們只要看一個最好的已滿足了。每隊裏派出三四輛車子白和綠，藍和紅，一同比賽，如果我們能在滾滾的灰塵中看得清楚。這也是很好看的，但最有趣的還是兩隊裏各派出一輛車子，單獨競賽。紅隊裏的疏息退尼亞人代沃克里斯，今天要和綠隊裏的模爾人克里生斯比較，所以這個競賽很值得看的。兩方面的與賽者沒有佈置好以前，我們姑且對這大運動場四面看一看，因為世界上像這樣壯麗的東西不是容易可以看見的。

這廣場位置於帕拉泰因和阿文丁山的狹窄的山谷間。他的旁邊就是山坡削成，用圍牆環住的，一排排石座位，就依山的斜度列着，一層高似一層。在一頭，這座位倚着山坡，以很美觀的曲度一路彎上彎下，直到凱旋門為止。我們方纔就是從這門進來，得勝者等一會也要從這裏出去。這座位的那一頭的終點，是一排車房，預備競賽的車子就在這裏等候。在這一千九百尺長二百六十尺寬的空場的中間，有一座很高的柵欄，用從希力奧坡力 (Heliopolis) 帶來的埃及方尖石碑做裝飾；在每邊的盡頭上有三個鍍金圓形的銅塔，豎立於石頭的根基上。這些圓塔就是轉

角處。車子從起點出發經過這柵欄的右邊，於是兜過第一個轉角沿着這柵欄的左邊走，於是再兜轉第二個轉角，這樣連做七次。但我們現在先來看一看這些不計其數的座位。他們兩邊各有二千一百尺長，兩頭有四百尺長。你一生一世恐怕沒有看見過這麼大羣的看客吧。據羅馬人的計算，各人所說不同，有的推算觀客有十五萬人，有的說三十五萬人，也有說到五十萬的數目。就是依數目最小的推測，這人數已經是世界上無論什麼建築裏從來沒有過的。所以他們稱他爲最大競技場 (Circus Maximus)；可以說是名副其實了。

現在那些稱爲 *desultores* (有跳躍之意) 的，就是那班一人帶着兩匹馬比賽的，一面跑時一面從這匹馬背上跳到那匹馬背上，——那種人已經做完他們的表演了。沒有什麼人去十分注意他們，因爲大家都在盼望正式的奪標者。現在他們已來了；各人立在他自己的雙馬的牙車銅車或金車上。那精悍梭色的西班牙人代沃沃里斯穿着一件很稱身的紅色短衫。他的身體用皮帶一圍一圍束紮停當，短衫下面他的大腿也用皮帶包住，把大血管一概掩護着，這樣子一來，萬一跌出去，危險也可以減少許多。他的腰帶裏還插着一把彎形的短劍，以備遇險時可以把

韃繩割斷；因為雖則駕車的是用手來拉馬，但韃繩却繞過他的腰，在他的背後打一個結。他的兩隻英駿的黑色西班牙馬旁卑亞勒斯（Pompeianus）和考挺納斯（Cotynus）很不耐煩的向前暴進，四脚騰躍，但代沃克里司很不費力的制御他們；車子向兩邊搖擺，他很從容的驅到起發點停下。

他的後面跟着他的敵手模爾人克里生斯。克里生斯的名氣並不減於他的西班牙對手。他的身體是比較瘦削而輕捷一點。他的綠色的短衫也是同樣的束紮着皮帶；他的兩隻非洲種的馬，脫斯克斯（Tiscus）和微克忒（Victor）和他對手的馬一樣的有名。這兩輛車子都已經拉到一起發線處；監督很留心的觀察他們，使他們完全停在一條線上。他手裏拿着一塊白麻布；這兩個御者差不多不用手，只不過身體向左右搖曳控制住他們的馬，眼睛很急迫的候着號令的下來。

現在白布掉下來了，飛落於監督位下的路上，兩部車子已去了，雙方齊發，不先不後。轉彎以前，兩面的速度簡直一樣，分不出快慢來；但克里生斯運氣好，佔裏面的地位，所以轉彎時便宜一點，而代沃里斯不得不轉一個大些的彎子。請看他們轉彎時的情景。克里生斯車子靠裏的輪轂，

幾乎碰着這圓柱的基石上，而代沃克里斯的裏輪也幾乎和敵手的車子的後部相磨擦；這是最危險的時候了。只要再逼近一釐，這輕車便立刻翻倒撞碎，御車人自己如果不過斷了三根肋骨，或碎了肩骨已極僥倖的了。有許多的御者因為太過於認真，以至一跌之後，不復能起來。但如果離得遠開些呢，那麼又要太給敵人便宜了。但今天這兩個駕車的人，都是有經驗的老手，他們轉角得極其精熟恰好，於是這車子便加速直奔下這柵欄的別一邊。

他們兩方面的本領正好匹敵，一圈兜過又一圈，速度齊均如一，克里生在轉角時總是便宜一點，漸漸的越過他的敵手，有一車之遙。如過照這樣下去沒有變動，如果代沃克里斯沒有預先拿定最後一衝的主意，依當時的情景看起來，好像勝利一定是屬於樸爾人了。現在他們已進第七圈了；兩輛車子急驟的在塵土飛揚中奔下，預備兜末次的轉彎了。你可以想擬當時全羅馬的人民都從座位上站起來，兩邊的黨派對自己的人嘶聲鼓勵，男人女人呼號，詛咒，歡呼；當他們看見一刻兒又像這輛或那輛車子越進一點一刻兒又像退落一點的時候。就是監督自己也站起來，身體向前傾，察看這千鈞一髮的期間。

請看代沃克里斯！他身體向前彎還不用鞭子，嘴裏發出西班牙的呼聲鼓勵他的馬；你看他的兩隻黑馬如飛的奔來。到要轉彎的時節，他的車子已追及前面那部車子了。當那兩隻馬的黑頭越過克里生斯的左肩時，克里生斯不免轉過頭來看一看。就只一看而已；但這一看不見了他那狡猾的對手的圈套。他的對手故意在這最危險最須謹慎的一瞬間衝上來，出其不意的驚他一驚。這個略為轉一轉頭的必然的結果，就是裏面的韁繩一緊，而裏輪的殼便太快一點，而災禍發生了。驟然一個磨擦，車子戛然勒住，於是我們只見後面的紅衣黑馬向前飛越而進，於雷震般的歡呼及咀罵中，奔到得勝的線上。

他們的後面來了那一隻灰色的馬，拉着一根破車桿，充滿了驚惶。在那轉角的閘塔邊，我們看見一堆的破壞的木頭和銅，離開幾步地上睡着一個不動的綠衣人。一時間好像這個模爾人不會再起來了。實在說起來，只要工夫稍為低一點的御者，一定要跌死的。但當在場的服役人趕緊跑上去時，克里生斯却慢慢的起來；把衣上的灰塵拍去，雖然有點兒昏暈，還能倚着人家臂上，蹣跚的走出場外。當車子欹側時，他極敏捷的老早把韁繩割斷，所以他現在沒有受什麼大傷，不

過經一番震動，稍爲有一點皮膚上的損傷而已。但是我想在羅馬人的心裏，一定大失所望，因爲克利生斯並沒有折斷他的頭頸，使羅馬人不能引作談話的好資料。

第十章 科羅薩競技場

我們已經參觀過「最大的競技場」以及羅馬的車賽，現在可以去看看那新建的夫雷維阿半圓形戲場和裏頭羅馬人最嗜好的娛樂——受過極好訓練的武士的角鬪。這個建築從惠思葩西安開始動工，到現在羅馬人已盼望很久了。將來他將以 Colosseum 這名字著名，但現在還沒有得到這個名字。因爲泰塔斯雖然已把那個尼祿巨像的頭打下，換上一個太陽神的頭，但這個巨像搬到戲場前面，還是將來哈德良 (Hadrian) 將來用二十四個大象，把他拖到前面的新基石上，但到了那時太陽神的頭，已經換了康莫得斯帝 (Emperor Commodus)——一個和尼祿同等有名的昏君。現在雖然這科羅薩斯 (Colosus) 巨像還沒在那裏，我們不妨加一點預測，就稱這半圓形的戲場爲 Colosseum，因爲這名字是大家熟悉的。

我們從競技場到科羅薩場 (Colosseum) 沒有多少路，因為他就在帕拉泰因山的那一邊。你如果贊成，我們可以一同步行繞到那邊，先經牛市和維拉白倫市，穿過那廟廊柱石林立的公共會場。到了我們一走過羅馬和維那 (Venus) 神的廟時，那高大的建築，便巍然立於我們的前面。大家都曉得他是個什麼樣子，所以我們不要停在外面觀察他，只須略為看他一看推測他的大小就是了。這建築是個大橢圓形，兩頭的距離有六百尺，中間橫量有四四六尺。他的四層的座位聳起有一百六十尺高，上面還有杆子用以支撐天幔，可以遮蔽熱天的太陽。外面的牆都是用削得極美麗的石塊砌成的，還用柱子和拱廊來增加他的美觀。裏面你等一會就會看見都是白色大理石鋪的。

在底層八十進口中之一，我們拿出我們的象牙票，票子上面寫着我們的門口，部區，排行，以及我們的座位。你在社會上的身分愈高，你的座位就愈低，使你看得更清楚些。所以這一次我們要同議員坐在一處，或至少不比武士們更高。現在我們既然已經坐定了，我們可以在表演開始以前四面望一望。在我們的底下便是那比武場，一個鋪砂的橢圓式的廣場，二六四尺長，一五六

尺闊。在這場的下面（自然看不見）便是角鬪者換衣服的地方，豫備和野獸格鬪的囚犯的住所，野獸監禁所，和戰敗者的屍首丟進的所在。

這比武場和最低一排的座位間，有一白石牆隔住，牆很高，就是最凶猛的野獸也不能跳過。在這牆的頂上設着一排座位給闊人坐的。在那比武場短直徑的兩頭，遙遙相對設着兩個莊麗的裝金的銅椅子，各放在一個高起的白石臺上。這兩座位中高些的那一個是國皇的位子，還有一個是給監督官坐的靠近皇帝，坐着幾個味斯塔（Vestal）女神的女祭司，就是味斯塔童貞女。他們是羅馬人中最神聖的了，而她們今天的判決可以生死比武場上許多可憐的人。她們雖然是女人，雖然算是道行高尚的人，而她們却不是常常贊成寬赦的。再過去些環着圍欄坐着羅馬的貴族，教會裏的，政界裏的闊人，大家的婦人，有名的軍人。再後些再高些，便是紳士們，武士和他們的夫人，有錢的平民等等。這樣子一層層上去，人數越多身分也漸低，一直到最高的一層，和神道們在一處是那班薩標喇和太伯河下流的污穢不堪的窮民。這班人靠國家施發的麪包和他們偷來的東西過活，除了來看這種競技，或也許半夜裏殺個把人外，沒有別的重工作做的。

現在奧斯替亞地方的海軍水手已把那紫色的天篷拉開，於烈日之下遮住我們大家；那藏掩著的管子已放出香料的細點於空氣中，所以我們這許多人——至少五萬有的說兩倍這個數目——現在都很舒服了。那個氣色極壞的皇帝（他不過還有一年的生存了）給一個首肯的表示，於是監督使發令開場。從面朝比武場的一個黑暗的大門裏跑出一隊的人，都是預備今天互相撕殺以娛樂羅馬人的。他們挨序繞走一圈，都是些薩謨奈（*Sammite*），色雷斯（*Thracian*），密密洛（*Mirmillo*），蘭替厄斯（*Retarica*），以及別種的人，披着奇離的裝飾，穿着同等怪誕的盔甲。在那高聳的盔頂和羽毛的下面，只看見一付奇怪的沒有表情的鑽孔面甲對着你望，所以那些角鬪者一點都不能看見他的對手的面孔。只有面甲後不時發出眼睛的閃光，使他覺得他自己是和一個人類角鬪，不是和一個銅製的妖怪打架。他們的大盾加上些無意味的點綴品，弄得過重了，他們的劍柄上拖着不清不白的皮條子很不悅目。當這一隊人過去時，場裏時時對這一個或那一個武士（因為有幾個武士的勇敢和技能，很受公眾賞識的）發出呼喊來。

現在他們已到了皇帝的前面。當他們經過這世界的主人時，他們的手一齊舉起來行禮，齊

聲合唱道：『祝愷撒安好！我等將死的人對你致敬。』繞了一個圈子之後，這一隊的人在廣場中間分散開來，一對一對的站着。先分派給他們不開鋒的鈍武器，稍為互相較量了幾分鐘。這樣無危險的練習了一會兒，那監督便喊道：『現在放下你們的鈍劍，用快利的武器開始作戰。』在底下的場裏兩個人跑前來，一個是安排這角鬪的人稱爲 *Tanista*，一個是報告者，他宣佈武士的名字和所用的武器的。這報告者吹着大號筒，宣佈第一次是給雅斯阿維里易斯和那色雷斯人馬卡斯安托奈斯比武。那個 *Tanista* 就用他的棍在地上劃一條線，爲兩人站的地位；於是這兩個戰士便相對前進。

像阿維里易斯這種人，我們祖先稱他爲薩謨奈人，却不是因爲他是這種人，實在因爲他用的武器有些像從前那班頑固種族所用的。他的左手上拿着一個橢圓形的大盾；他的頭戴着一個銅盔，高頂而且有鮮明顏色的羽毛爲飾；他的面孔上蓋着一付鑽孔透氣的面甲；他胸前沒有護胸甲，只穿一個腰裙，用闊皮帶束住；他的右臂，從手腕一直到肩膀用皮帶包裹着；他的左腿從膝蓋到腳踝用黃銅脛甲掩護；他的劍是羅馬兵隊用的兩邊鋒利的沉重的短劍。

他的敵手也不是色雷斯人，正如他不是薩謨奈種一樣，但羅馬的想像裏以爲他的武備和色雷斯人一樣，其實這不過是幻想而已。他的盔和阿維里曷斯的相仿，也有鑽孔的護面甲，惟盔上面却用一個半獅半鷹的怪物做頂子。他的束帶腰裙以及護體的皮帶都可以和對手的相比擬，而他的兩腿都包紮好，兩邊都有脛甲蓋掩着。但他的盾爲保護身體起見，却不及阿維里曷斯的寬大橢圓盾好，因爲他的盾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圓盾而已。他的武器是一個彎形的偃月刀，好像沒有那個羅馬的短劍便利。薩謨奈人和色雷斯人對打是競武場裏大家都很歡喜看的。看客中便分開兩黨，互相賭爭，正如他們在車賽時的情景。當這兩個武士而對面站着時，你能聽見各方面都是約定賭賽的聲音。

現在雙方的武器已經交接了，開始先很小心的往來幾下。他們不過大家試試而已，還沒有正式的對打；看客們有點不耐煩的等著。現在色雷斯人跳進，他的偃月刀不宜於刺擊，所以他對准了敵人的左肩上護面甲的下面很很的一斬。阿維里曷斯却脚步一動都不動；左臂向上一舉，這一刀就斬在他的大盾的上部。安托奈斯連忙跳回，那短劍如電光般向他的胸部直刺來，也給

那圓盾抵住。這小小的開頭已把他們的熱血鼓動起來；於是一刺一抵，一斬一格，一下下快起來，急如星火。他們雖然穿著厚重的脛甲，却行動敏捷出乎我們意料之外。而那個色雷斯人雖然兵器比較笨拙些，而他的一斬一砍也很靈快，不下於薩謨那人的劍。他們的刀劍一下一下不是給盾牌抵住，就是砍在護臂的皮甲上。看客們坐在位子上引頸傾身的注視着，有的按捺不住，竟站起來大聲呼喊，鼓勵他們多用點力。

現在那個色雷斯人（他好像比他的敵手靈快一點並且靈快也是他所需要的）很重一刀斬著薩謨那人的盔上。這薩謨那人的盾未免太低些，當那利刀砍在銅上時，他吃不住，倒跌幾步。安托奈斯要想趁勢趕上去時，那付大盾，却早把阿維里曷斯完全掩護着。盔上一條深痕顯出安托奈斯的刀是何等鋒利。看客們仔細一看，知道沒有受傷，因為沒有血出來，他們便覺得有些失望。在上幾層的呼喊裏，很聽得出幾個不滿意的批評，以為那薩謨那人未免太遲緩，以致給人家砍了一刀。

這種貶責的批評，好像把阿維里曷斯鼓動起來。他現在開始進逼了，他一面很留意的把盾

掩護著自己，一面時時進刺，使那個雷斯人的盾一刻不停的忙着，沒有機會再砍他了。於是正像電閃般快，一剎那間戰爭了結了。那薩謨那人對着敵人的咽喉，就在護面甲下面的地方突刺，而那小圓盾便朝上一迎預備抵住他的劍鋒，但這一刺並非想真的刺進，不過作勢而已。正在突刺的動作間，劍頭忽然改變方向，而那短闊的刀葉便陷進安托奈斯的腹部。阿維里曷斯把染紅的劍拔出時，安托奈斯搖搖擺擺勢將傾跌，勉強維持一會兒要想繼續戰爭，但他的血已經奔湧出來了，於是全場的觀衆發出一種野獸的呼叫：Habet!『他勝了！』

這失敗的武士兩腳傾擺站在場裏。他已經掉下他的假月刀和盾，他舉起左臂，伸出食指，表示承認打敗和祈求免死的意思。在那毫無表情的面甲後面，他的一雙已在昏眩的眼睛，張望着上頭一行行的座位，只希望能覓看見朝下的姆指；如果傷不在要害，還有生存的機會。泰塔斯的話當然是最後的裁判了，如果照他個人的傾向，他自然要給這苦惱的人一個生存的機會。但在戲場開幕紀念日這種日子裏，就是這極得民心的泰塔斯也不敢拂逆衆人的意思。這種事情的判決，須要得到全羅馬的靈魂的同意。而一個好戰的民族，自然對於一個勇敢的戰士，特別寬恩

的。

你也是以爲如此嗎？皇帝向四面看看——第一自然先望那班味斯塔童貞女們，她們極受羅馬的敬禮，所以她們所操的這個生死之權，比皇帝更要有把握些。在這些尊貴的，自小長於仁慈的教育中的婦人們，竟沒有一個作免死的記號的。每個姆指都是朝上，而這班女祭司的判決，全場到處都仿效起來。如果在這新戲場裏舉行的第一次的角鬪的結果，不是他們最愛看的暴死，那麼羅馬未免自己太失身分了。安托奈斯知道死運到了，他的戰抖的腿不能支持下去了，他一隻腿慢慢的屈下去，用一隻伸出的臂撐住他的身體。那個薩謨那人從後面跑來一下把這悲劇結果了。於是服役的人出來，用一隻鉤子鉤着死屍的腰帶拖出去。於是他們撒下新沙，把這一灘血蓋住，準備下一次的戰鬪。而夫雷維安戲場，就此受了人血的洗禮了。

你已經看見過羅馬的武士格鬪了。我想你一定和我同意以爲看了一個已經很設了，所以我也不必勉強你把今天其餘的序目一一看過。安托奈斯和阿維里曷斯打過之後，換上蘭替厄斯 (Beharius) 和密密洛 (Mirmillo) 那個蘭替厄斯除了一個網和一把三叉矛外，並沒有什麼

武器。他的戰法是先那網去纏絆住他的敵人，然後再用那三叉矛去結果他。那個密密洛却戴盔，佩劍，拿着一個盾。看客有時稱他爲追逐者，因爲敵人一網不到他時，他使追上去，要想趕緊在他第二次張網前把敵人刺死。這密密洛的盔是高盧（Gaul）式的，頂是魚形的。當這張網者前進攻擊時，他常常嘴裏唱着一種俚曲，裏面的意義是：『我不是釣你，我不過釣個魚呀。你爲什麼逃走呢，你這高盧呀？』

一個網和一把三叉矛，好像萬不能抵禦一個盾一頂盔和一把劍的。但事實上却恰巧相反。這個網和三叉矛常常勝利的；在衆武士中，沒有人比這個唱俚曲用三叉矛的漁夫，更受大衆讚賞的。

這漁夫捉住魚，或也許說不定魚捉住漁夫之後，便接上車戰。自從羅馬的兵隊從不列顛看見那些身塗藍紋的戰士，乘着輕車飛來打仗，他們便採取這戰法於他們的娛樂中。此外還有騎士拿着槍互相刺擊，正如中世紀披甲的武士一樣，劍和套索，網和劍，以及各種凡能鼓起羅馬人的興味的比武，都在秩序中。

通常的武士比武表演完了，後便接上人獸之鬪——可憐的奴隸囚犯們，拿着不中用的兵器，和獅子，老虎，熊或竟是鱷魚格鬪。在這種的戰爭中，看客有時也顯出憐惜的心，不是對人——你不要誤會以為羅馬人性情這麼懦弱——却是對野獸的。他們看見花了許多錢從海外買來的好好的獅子，或老虎，給一個奴隸弄得殘廢，或不幸殺死，心裏不免有點捨不得。

這個殘酷的宴會就這樣子一天一天繼續下去，直到一百日期滿為止。因為泰塔斯要使他這戲場的開幕慶祝，成為永遠的紀念。在這一百天內，有一天要舉行那有名的科賽喇和科林斯的海戰——場裏充滿了水，這兩隊的兵船，真的在裏面打起來，竟至於船隻沉了一半，水手們也溺死或被殺死了一半。對於這種古代羅馬的優雅的消遣，我們已經看得很夠了，或也許太多些。你既然看了這戲場的第一次的戰鬪，不妨對於最後的一次，也略為瞧一瞧。

自從夫拉維安戲場的比武場裏第一個犧牲者斷氣後，三百二十年間這戲場成為羅馬羣衆的公衆娛樂所，而這些殘忍的表演成為他們唯一的消遣了。就在基督教盛行的時候，雖然有許多人竭力想壓制這種罪惡，而這種武士的角鬪，每年還是引許多人去看這人類臨死的痛

苦，基督就是爲這種人類而死的呀！後來和挪留（Honorius）帝在位時，有一天羅馬來了一個沒有師傅的亞洲和尚，闖進這大戲場。他看見羅馬民衆對於這種殘酷的表演，顯出極濃厚的興趣，大爲驚怪，他連忙跳進競武場，兩臂張開，衝到格鬪者的中間攔着。粗魯的武士們把他推開，但他頑強不屈，仍舊衝進來，隔住他們倆拔出的劍。

羅馬人心裏的獸性向來容易鼓動的，現在一齊暴露出來了。大家拿着無論什麼東西向這和尚擲來。這率直的和尚給四方八處擲下的東西打倒，死於他所站的地方。但他身體雖死，而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這殘傷的肢體吐出他末一口氣時，大眾忽然覺悟到他們所犯的這個卑鄙的罪惡。羅馬人雖則心腸硬，現在也覺得他們殺死的是一個神聖的人。他們一聲不響，垂頭喪氣，受良心的責備，都離開這染血的罪惡的建築。所以和挪留發令廢止這酷虐的娛樂時，他們沒有一個發出不滿意的抗議。

現在這恐怖的存在地點，無聲的荒廢着，成爲羅馬最宏偉的殘蹟，或者也是最有意義的殘蹟——足以證明沒有神聖高尚的精爲之約束，無論什麼威權，財富，文化，都只不過使人類的心

愈加殘酷而已。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厲鬼所居的建築，這所建築一定是這夫拉維安戲場了。

第十一章 羅馬強大的原因

現在我們已到了這本小書的最末的一章了。我已經告訴過你羅馬如何開創，如何生長，如何爭到他的自由；他的海陸軍隊如何作戰，他的人民如何過活，如何娛樂等等情形；但我猜得到他一定會說：『但是你還沒有告訴我們羅馬強大的原因；爲什麼這小小的一個拉丁城，後來會變成全世界的主人？』老實說，我自己回看我所寫的，我也覺得我把羅馬的短處——他們的殘忍，他們的冷心腸，他們的奢華——說了許多，至於他們性情的好處，却沒有說什麼，這是最不可忽略的。因爲一個國家的強大，決計不會由於凶狠欺詐等惡德，一定是因爲他們國民中有一種勝過他人的特點。所以現在我要依我的見解極簡略的告訴你羅馬之所以能升爲世界的首領，及其能維持他們這個地位，經好幾百年，到底是由於那一種的性質。

我所指的這性質，並不是什麼奇異的超卓的天才。這種寶貴的天稟，是屬於希臘人的，羅馬

却沒有分。希臘人就因為天資卓越，所以能在古代世界的黑暗中，放出一線光明。在詩歌藝術方面，羅馬人的成就，簡直不能望希臘人的項背。他的最大的思想家的火炬，是點着希臘思想的火的；他的戲劇家不過是希臘戲劇的抄手而已。至於他的雕刻，他的繪畫，不是從希臘批發過來，就是在本地把希臘的千古光輝的作品拿來臨做的。

就在他自己專精的戰術裏，他也沒有顯出什麼特長的才能來。到了朱理亞愷撒出來，世界方知道羅馬的軍隊，如果有一個名將指揮，可以勇猛到非凡。在他的幾百年的戰爭裏，他所出產的幾個實在有才能的大將數目極其有限，一隻手的指頭，可以數得完的；而他們最利害的如西庇阿阿夫立揆那（Scipio Africanus）（就是打敗漢尼拔那個人）也不能和歷史上第一等的名將如亞歷山大漢尼拔愷撒拿破崙等並肩而立。他出產幾個在戰場上最不中用的軍官，有限的幾個實在能幹的大將，以及許多堅定的平庸的軍官；他們知道手裏有很好的材料，能給這兵隊自由發展能力的機會。至於其餘的事情，讓給兵士們自己去料理，只要沒有飯桶軍官來阻礙他們就好了。羅馬是唯一倚戰爭為生活的民族，而缺乏真正的軍事天才，這不是羅馬史上最特

別的一點嗎？

羅馬強大的實在原因，並不是由於他們知能的發達，却是由於他們的一種恬靜質樸的美德。這種美德自古就種在羅馬的性情上，受家庭生活的培養，公共勢力的鼓勵，軍事訓練上的需求。久而久之，變為天然不可少的性質，最後成為他們性情的一部分，正如他們的手，腦，或血是他們的身體的一部分一樣。我所指的這個美德就是『紀律』。羅馬人的教育，第一，是要服從。第二，是要把他的服從，視為大機器——或於疆場，或於政府，常川不息的，為羅馬謀求威勢，增加榮光的大機械——進行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第三，他們要覺悟如果為國家利益起見，服從的本分需要他們犧牲時，就是他們個人的生命在這時也不值什麼東西。

吉卜寧 (Rudyard Kipling) 在老機師的歌裏，已把這個意思在一句句子里表現出來了。

『現在大家來聽他們高唱他們的格言——他們和我們的：
法律，秩序，責任，節制，服從，以及紀律！』

這個性質就是使麥克安都魯 (McAndrew) 的機器強固而平穩的要素，也就是建設羅馬帝國維持他好幾百年的潛力。到了羅馬人性質裏喪失了這紀律，羅馬也就隨之而傾覆了。

你只要想想羅馬所歡喜的故事是那一種？並不是什麼聰明乖巧的故事，如希臘的神話那般，也沒有希臘故事那麼美妙，雖則他們也自有一種堅強的美。他們的故事大都是表現勇敢，忠於祖國，嚴格的服從，以及自己強制等的美德。關於勇敢的例子是塞服拉 (Serrvola) 的故事——他把自己的手放在火裏，表明要引誘他背叛祖國，是絕對沒有效力的；或克羅利亞 (Clodius) 女郎如何遊過太伯河的故事。關於忠於祖國的，我們可以舉那個馬卜斯庫耳齊烏斯 (Marius Curtius) 如何跳進市場中的地縫裏的故事。關於嚴格遵守法律的條文的，有曼力阿斯 (Manlius) 判定他自己兒子死罪的故事，因為他兒子違反軍令，殺死一個敵人。關於自制的故事，其中有一個說議員們於坎泥 (Cannae) 慘敗以後，出去迎接他們的敗將發祿時，不但不責備他的失敗，反而當衆稱謝他，因為他沒有使共和國失望。

一個國家用這種的精神對付他們的敗仗，就是漢尼拔也不能克服他；你要知道這是幾百

年中羅馬的精神。羅馬人絕對服從，這是大家公認爲極天然的事；無論什麼事，他總要盡忠的，認真的幹去；無論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總要爲國家效死，不肯退讓一步，有負於公衆的付託。因此羅馬的軍隊雖然開戰時，時常打敗，到底總是勝利的，因此他辛辛苦苦成跨過歐洲的道路，現在還在，他們建築的橋梁，仍舊架在當時軍馬隊經過的河流上，不怕風雨的侵蝕；除非利用現代高強的炸藥外，沒有法子可以動搖這古代建築的根基。最要緊的，因此他把管束自己的法律送給全歐洲，他的法律是極其週密，所以現在各國的法律條文，大都是建於羅馬的古法上。

約而言之，羅馬之所以能管轄世界者，是因爲他先能服從。他給人類一個極大的教訓，就是一個國家如能把全國的力量放在公共的利益上，不是替個人謀利，那麼這個國家的能力真是不可限量的。這個實在是一個極大極有價值的教訓。羅馬雖然時時不免過於暴虐殘忍，缺乏同情心，但我們應得感謝他對於我們一個永久的貢獻——他不但馴服古時的世界，打破他們的野蠻，並且藉他自己的紀律的信條，及他服從紀律的勝利，建設近代國家的根基。

